3 0112 105368408

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PL
2727
.S2
A1
1754a
v.2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十三回

賈珍尚奢豈有不請父命之理因敬

要緊不問家事故得姿意放爲

若明指一州名似落西遊

地不待言可知是光〻

矣不云國名更妙

義之鄉也直與〻

今秦可卿托

理寧府亦

凡

在封龍禁尉寫乃褻中之[illegible][illegible]去天香樓一
節是不忍下筆也

詩
云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恊理寧國府

話說鳳姐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
在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
亂睡了這日夜間正和平兒燈下擁爐倦綉早
命濃薰繡被二人睡下屈指筭行程該到何處
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
星眼微朦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了進來含笑
說道嬸嬸好睡我今兒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

（胡亂二字奇）

（所謂計程今日到梁州是也）

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捨不得嬸嬸故來別你一別還有一件心愿未了非告訴嬸子別人未必中用鳳姐聽了恍惚問道有何心愿你只管托我就是了秦氏道嬸嬸你是個脂粉隊內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書舊族了鳳姐聽了此話心胸大快十分敬畏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嬸嬸好癡也否極泰來榮辱自

一語貶盡賈家一族空頂冠束帶者

倘或二字酷肖婦女口氣

非阿鳳不明蓋今古名利場中患失之同意也

樹倒猢猻散之語今猶在耳曲指三十五年矣傷哉寧不慟殺

古週而復始豈是人力能可保常的但如今能于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謂常保永全了即如今日諸事都妥只有兩件事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日後可保永全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粮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趁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于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粮祭祀供給之事如此週流

語語見道字字傷心讀此一段幾不知此身為何物矣　松齋

不必看完見此二句即欲墮泪　梅溪

又無爭競亦不有典賣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為榮華不絕不思日後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鮮花着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不散的俗語此時若不早為慮後臨期只恐後悔無益矣（伏的妙）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洩漏只是我與嬸子好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須要記着因念道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此句令批書人哭死）鳳姐還欲問時只聽得二門上傳事雲牌連

叩四下正是喪音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鳳姐聞聽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忙的穿衣服往王夫人處来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九個字寫盡天香樓事是不寫之寫）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一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慈老愛幼（與鳳姐反對。淡淡寫来方是二人自幼氣味相投可知後文皆非實然文字）之恩莫不悲嚎痛哭之人閑言少叙却說寶玉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已孤恓也不和人頑耍每到晚間便索然睡了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来只覺（寶玉早已看定可繼家務事者可卿也今聞死了大失所望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為玉一嘆）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聲噴出一口血来襲人等慌慌忙忙来攙

扶問是怎麽樣又要回賈母來請大夫寶玉笑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說（如何自己說出来了）着便爬起來要衣服換了来見賈母即時要過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放不下又不敢攔只是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說纔嚥氣的人那裡不干净二則夜裡風大明早再去不遲寶玉那裏肯依賈母命人偹車多派跟從人役擁護前來一直到了寕國府前只見府門洞開兩邊燈籠照如白晝亂烘烘人來人往裡面哭聲（寫大族之喪如此起緒）摇山振岳寶玉下了車忙忙奔至停靈之室痛哭一番然後見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疼（妙非此何以出向鳳）舊疾睡在床上然後又出来見賈珍彼時賈代

儒帶領賈敕賈效賈敦賈赦賈政賈琮賈㻞賈珩賈珖賈琛賈瓊賈璘賈薔賈菖賈菱賈芸賈芹賈蓁賈萍賈藻賈蘅賈芬賈芳賈蘭賈菌賈芝等都來了賈珍哭的淚人一般〔可笑如喪考妣此作者刺心筆也〕正合賈代儒等說道合家大小遠親近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內絕滅無人了說着又哭起來衆人忙勸道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儘我所有罷了正說着只見秦業秦鍾並尤氏的幾個眷屬〔伏後文〕尤氏姊妹也都來了賈珍便命賈瓊賈琛賈璘賈薔四個人去陪客一面吩咐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

日推准停靈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單八衆禪僧在大廳上拜大悲懺超度前亡後化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設一壇於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業醮然後停靈於會芳園中靈前另有五十衆高僧五十衆高道對壇按七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婦死了因自為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將前功盡棄呢因此並不在意只憑賈珍料理賈珍見父親不管亦發恣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木板皆不中用可巧薛蟠來弔問因見賈珍尋好板便說道我們木店裡有一副叫作什麼檣

删却是未删之筆

檣者舟具也所謂人生若泛舟而已寧不可嘆

（寫個個皆知全無安逸之筆深得金瓶壼奥）

木出在潢海鐵網山（所謂迷津易墮塵網難逃也）上作了棺材萬年不壞這還是當年先父帶來原係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拿去現今還封在店裡也沒人出價敢買你若要就抬來罷了賈珍聽了喜之不禁即命人抬來大家看時只見帮底皆厚八寸紋若檳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璫如金玉大家都奇異稱賞賈珍笑道價值幾何薛蟠笑道拿一千兩銀子來只怕也沒處買去什麼價不價（的是阿獃兄口氣）賞他們幾兩工銀就是了賈珍聽說忙謝不盡即命解鋸糊漆賈政（政老有深意存焉）因勸道（夾寫賈政）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殮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此時賈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這話如何肯聽因

忽又聽得秦氏之丫嬛名喚瑞珠者見秦氏死（補天香樓未删之文）了他也觸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中人也都稱讚賈珍遂以孫女之理殯殮一並停靈於會芳園之登僊閣小丫嬛名寶珠者因見秦氏身無所出乃甘心愿為義女誓任摔喪駕靈之任賈珍喜之不禁即時傳下從此皆呼寶珠為小姐（非恩惠愛人那能如是惜哉可卿惜哉可卿）那寶珠按未嫁女之喪在靈前哀哀欲絕於是合族人丁並家下諸人都各遵舊制行事自不（兩句寫盡大家）敢紊亂賈珍因想着賈蓉不過是個黌門監靈旛經榜上寫時不好看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善起波瀾）心下甚不自在可巧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妙大權也）有大明宮掌宮內相戴權先備了祭禮遣人抬

來次後坐了大轎打傘鳴鑼親來上祭賈珍忙
接着讓至逗蜂（軒名可思）軒獻茶賈珍心中打筭定了主
意因而趁便就說要與賈蓉蠲箇前程的話戴
權會意因笑道想是（得內相機括之快如此）為喪禮上風光些賈珍忙
笑道老內相所見不差戴權道事道湊巧正
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短了两員昨兒襄
陽侯的兄弟老三來求我現拿了一千五百两
銀子送到我家裡你知道咱們都是（忙中寫閒）老相遇不
拘怎麽樣看着他爺爺的分上胡亂應了還剩
了一箇缺誰知永與節度使馮（奇談畫盡閹官口吻）胖子來求要與
他孩子蠲我就没工夫應他既是咱們的孩子
要蠲快寫個履歷來賈珍聽說忙吩咐快命書

房裏人恭敬寫了大爺的履歷來小厮不敢怠慢去了一刻便拿了一張紅紙來與賈珍賈珍看了忙送與戴權戴權稍時上面寫道江南江寧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乙卯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權看了回手便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厮收了說道回來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那履歷填上明兒我來兌銀子送去小厮答應了戴權也就告辭了賈珍十分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門臨上轎賈珍因問銀子還是我到部兌還是

一並送入老内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裏你又吃虧了不如平准一千二百銀子送到我家裡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只說待服滿後親帶小犬到府叩謝于是作別接着又聽喝道之聲原來是忠靖候史鼎的（史小姐湘雲消息也）夫人来了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剛迎至上房又見錦鄉候川寧候壽山伯三家祭禮擺在靈前少時三家下轎賈政等忙接上大廳如此親朋你來我去也不能勝数只這四十九日寧國府街上一條白漫漫人来（是有服親友並家下人丁之盛）人往花簇簇（是來往祭弔之盛）官去官來賈珍命賈蓉次日換了吉服領憑回來靈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靈牌疏上皆寫天朝誥授賈門秦氏恭人

之靈位會芳園的臨街大門洞開現在兩邊起了鼓樂廳兩般青衣按時奏樂一對對執事擺的刀斬斧齊更有四面硃紅銷金大字牌對豎在門外上面大書

防護

內庭紫禁道

御前侍衛龍禁尉

對面高起着宣壇僧道對壇榜文榜上大書

世襲寧國公冢孫媳防護內庭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恭人之喪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

天永運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司正堂萬虛總理元始三一教門道錄司正

堂葉生等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及恭請諸
伽藍揭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遠鎮四十
九日消災洗孽平安水陸道場諸如等語餘
者亦不消煩記

只是賈珍雖然心意滿足但裏頭尤氏又犯了
舊疾不能料理事務惟恐各誥命來　虧了禮
數怕人笑話因此心中不自在當下正憂慮時
因寶玉（余正思如何高擱起玉兄了）在側問道事事都筭安貼了大哥哥還
愁什麽賈珍見問忙將裏面無人的話說了出
來寶玉聽說笑道這有何難我薦一個人與你（薦鳳姐須得寶玉俱龍華會上人也）
權理這一個月的事管必妥當賈珍忙問是誰
寶玉見座間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至賈

珍耳邊說了兩句賈珍聽了喜不自禁連忙起
身咲道果然妥貼如今就去說着拉了寶玉辭
了衆人便往上房裡來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
親友來的少裡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邢夫人
王夫人鳳姐並合族中的內眷陪坐有人報說
大爺進来了嚇的衆婆娘唿的一聲往後藏之
（數日行止可知作者自是筆〻不空批者亦字〻留神）
不迭（之至矣）獨鳳姐款款站了起来賈珍此時也有些
病症在身二則過於悲痛了因拄了拐蹃了進
來邢夫人等因說道你身上不好又連日事多
該歇歇纔是又進來做什麼賈珍一面扶拐扎
掙着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乏邢夫人等忙叫寶
玉攙住命人挪椅子來與他坐賈珍斷不肯坐

因免強陪笑道姪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懇求二位嬸嬸并大妹妹邢夫人等忙問什麼事賈珍忙笑道嬸嬸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偏又病倒我看裡頭着實不成個體統怎麼屈尊大妹妹一箇月在這裏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邢夫人笑道原來為這個你大妹妹現在你二嬸子家只合你二嬸子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箇小孩子家何曾經過這樣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話到是再煩別人好賈珍笑道嬸子的意思姪兒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勞苦了若說料理不開我包管必料理的開便是錯一點兒別人看着還是不錯的從小兒

大妹妹頑笑着就有殺法決斷如今出了閣又在那府裡辦事越發歷練老成了我想了這幾日除了大妹妹再無人了嬸嬸不看姪兒姪兒媳婦的分上只看死了的分上罷說着滚下淚來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兒未經過喪事怕他料理不清惹人笑話今見賈珍苦苦的說到這步田地心中已活了幾分却又眼看着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辦事好賣弄才幹雖然當家妥當也因未辦過婚喪大事恐人還不服巴不得遇見這事今日見賈珍如此一來他心中早已歡喜先見王夫人不允後見賈珍說的情真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

哥說的這麼懇切太太就依了罷王夫人悄悄的道你可能麼鳳姐道有什麼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大哥哥已經料理清了不過是裡頭照管照管便是我有不知道的問問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見說的有理便不則聲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竪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這裡先與妹妹行禮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裏去謝說着就作揖下去鳳姐兒還禮不迭賈珍便向袖中取了寧國府對牌出來命寶玉送與鳳姐又說妹妹愛怎麼樣就怎麼樣要什麼只曾拿這個取去也不必問我只別存心替我省錢只要好看為上二則也要與那

胸中成見已有之語

府裡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這兩件外我再没不放心的了鳳姐不敢就接牌只看着王夫人王夫人道你哥哥既這麼說你就照看照看罷了只是别自作主意有了事打發人問你哥哥嫂子要緊寶玉早向賈珍手裏接過對牌來強遞與鳳姐了又問妹妹還是住在這裡還是天天來呢若是天天來越發辛苦了不如我這裡赶着収拾出一個院落來妹妹住過這幾日到安穩鳳姐咲道不用（二字句有神）那邊也離不得我到是天天來的好賈珍聽說只得罷了然後又說了一回閑話方纔出去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因問鳳姐你今兒怎麼樣鳳姐兒道

舊族後輩受此五病者頗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見書于三十年後今余想慟血淚盈

此回只十頁因刪去天香樓一節少却四五頁也

太太只管請回去我須得先理出一箇頭緒來纔回去得呢王夫人聽說先同邢夫人等回去不在話下這裏鳳姐來至三間一所抱厦內坐了因想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第二件事無專執臨期推委第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第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服鈐束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實是寧國府中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金紫萬千誰治國　裙釵一二可齊家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魂托鳳姐賈家後事二件嫡是安富尊榮坐享人能想得到處其事雖未漏其言其意則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刪去

第十四回

鳳姐用彩明因自識字不多且彩明係未冠
之童

寫鳳姐之珍貴

寫鳳姐之英氣

寫鳳姐之聲勢

寫鳳姐之心機

寫鳳姐之驕大

昭兒回並非林文璉文是黛玉正文
牛丑也清屬水子也柳折卯字彪折虎子寅
字寓爲陳即辰翼火爲蛇巳字寓焉馬午也
魁折鬼鬼金羊未字寓爲侯猴同音申也曉

嗚雞也酉字寓焉石即丞亥字寓焉其祖回守業即守恒也犬字寓爲此所謂十二支寓焉

路謁北靜王是寶玉正文

詩云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話說寧國府中都總管來昇聞得裡面委請了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裡璉二奶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說話我們須要比往日小心些每日大家早來晚散寧可辛苦這一箇月過後再歇着不要把

寧府如此大家阿鳳如此身分豈有使貼身丫頭與家裡男人答話交事之理呢此作者忽畧之處

老臉面丟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衆人都道有理又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裡面也須得他來整治整治都特不像了正說着只見來旺媳婦拿了對牌來領取呈文京榜紙劄票上批着數目衆人連忙讓坐到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來抱着同來旺媳婦一路行來至儀門口方交與來旺媳婦自己抱進去了鳳姐即命彩明定造簿冊即時傳來昇媳婦兼要家口花名冊來查看又限於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來聽差等語大槪點了一點數已有成見目單冊問了來昇媳婦幾句話便坐了車回家一宿無話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來了

那寧國府中婆娘媳婦聞得到齊只見鳳姐正與來昇媳婦分派眾人不敢擅入只在窓外聽（傳神之筆）覷只聽鳳姐與來昇媳婦道既托了我我就說不得要討你們嫌（先站地步）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由着你們去再不要說你們（此話聽熟了一嘆）這府裡原是這樣的這如今可要（宛轉得妙）依着我行錯我半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現清白處治說着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個一個的喚進來看視一時看完了便又吩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裡頭單管人來客往到茶別的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個也分兩班每日單管本家親戚茶飯別的事也不

用他們管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上添油挂幔守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別的事也不與他們相干這四個人單在內茶坊收管盃碟茶器若少一件便叫他四個描陪這四個人單管酒飯器皿少一件便叫他四箇描陪這八個人單管監收祭禮這八箇人單管各處燈油蠟燭紙劄我總支了來交與你八個人然後按我的定數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箇每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下剩的按着房屋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棹椅古董起至于痰　擔箒一草一苗或丢或壞就合守這處的人筭賬描陪來昇家的每日

攬總查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喫酒的打架辦嘴的立刻來回我你要徇情經我查出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了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合那一行說話素日跟我的隨身自有鐘表不論大小事我是皆有一定的時辰横竪你們上房裡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來點外已正喫早飯凡有領牌回事者只在午初刻戌初燒過黃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來上夜的交明鑰匙第二日還是卯正二刻過來說不淂偺們大家辛苦這幾日事完你們家大爺自然賞你們說畢又吩咐按數發與茶葉油燭雞毛撢子笤帚等物一面又搬取傢伙棹圍

是協理口氣好聽之至

椅搭坐褥氈蓆痰盒腳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某物開得十分清楚衆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時只揀便宜的做剩下苦差没個招攬各房中也不能趁亂失迷東西便是人來客往也都安靜了不比先前正擺茶又去端飯正陪舉哀又顧接客如這些無頭緒荒亂推托偷閑竊取等弊次日一槩獨蠲了鳳姐見見自己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賈珍又過於悲哀不大進飲食自己每日從那府裏煎了各色細粥精緻小菜命人送來勸食賈珍也另外吩咐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厦内单與鳳姐那鳳姐不畏

勤勞天天于卯正二刻就過來點卯理事獨在
抱厦内起坐不與衆妯娌合羣便有堂客來往
也不迎會這日正五七正五日上那應佛僧正
開方破獄傳燈照亡參閻君拘都鬼筵請地藏
王開金橋引幢幡那道士們正伏章申表朝三
清叩玉帝禪僧們行香放餤口拜水懺又有十
三衆青年尼僧搭繡衣靸紅鞋在靈前默誦接
引諸咒十分熱鬧那鳳姐必知今日人客不少
在家中歇宿一夜至寅正平兒便請起來梳洗
及收拾完備更衣　手唱了兩口奶子糖粳粥
漱口已畢已是卯正二刻了來旺媳婦率領諸
人伺候已久鳳姐出至廳前上了車前面打了

一對明角燈大書榮國府三個大字款款來至
寧府大門上門燈朗掛兩邊一色戳燈照如白
晝白茫茫穿孝僕從兩邊侍立請車至正門上
小廝等退去衆媳婦上來揭起車簾鳳姐下了
車一手扶着豐兒兩個媳婦執着手把燈罩撮
擁着鳳姐進來寧府諸媳婦迎來請安接待鳳
姐緩緩走入會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了棺
材那眼淚恰似斷線珍珠滚將下來院中許多
小廝垂手伺候燒紙鳳姐吩咐得一聲供茶燒
紙只聽得一棒鑼鳴諸樂齊奏早有人端過一
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鳳姐坐下放聲大哭于
是裏外男女上下見鳳姐出聲都忙接聲嚎哭

一時賈珍尤氏遣人來勸鳳姐方纔止住來旺媳婦獻茶漱口畢鳳姐方起身別過族中諸人自入抱廈內來按名查點各項人數都已到齊只有迎送客上的一人未到即命傳到那人已張惶愧懼鳳姐（凡鳳姐恼時偏偏用笑字是章法）冷笑道我說是誰悞了原來是你你原比他們有體面所以纔不聽我的話那人道小的天天來的早只有今日醒了覺得早些因又睡迷了來遲了（慣起波瀾慣能忙中寫閑又慣用曲筆）一步求奶奶饒過這次正說着只見榮國府中的王興的媳婦來了在（又慣綜錯真妙）前面探頭鳳姐且不發放這人却先問王興媳婦作什麽王興媳婦爬不得先問他完了事連忙進來說領牌取線打車轎網絡說着將箇帖

兒遞上去鳳姐命彩明念道大轎兩頂小轎四頂車四輛共用大小絡子若干根用珠兒線若干斤鳳姐聽了數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記取榮府對牌擲下王興家的去了鳳姐方欲說話時只見榮府四個執事人進來都是要支取東西領牌來的鳳姐命彩明要了帖兒念過聽了共四件鳳姐因指兩件說道這兩件開銷錯了再筭清來取說着擲下帖子來那二人掃興而去鳳姐因見張材家的在傍因問道你有什麼事張材家的忙取帖見回說道就是方纔車轎圍做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鳳姐聽了便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記待王興交過牌得了買辦的回

押相符然後方與張材家的去領一面又命念那一箇是為寶玉外書房完竣支買紙料糊裱鳳姐聽了即命收帖兒登記待張材家的繳清又發與這人去了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睡迷［接上文一點痕跡俱無且是仍與方從〻諸人說話神色口角］了後兒我也睡迷了將來都沒有人了本來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人就難管不如開發的好登時放下臉來喝命帶出打二十大板一面又擲下寧府對牌出去說與來昇革他一月銀米衆人聽了又見鳳姐眉立知是惱了不敢怠慢拖人的出去拖人執牌傳諭的忙去傳諭那人身不由已已拖出去挨了二十大板還要進來叩謝鳳姐道明兒再有悞的打四十

後日的六十有不怕打的只管慣說着吩咐散
了罷寍外衆人聽說方各自執事去了彼時榮
國寧國二處執事領牌交牌的人來往不絕那
又伏下文非獨為阿鳳之威勢費此一段筆墨
抱愧被打之人含羞去這纔知道鳳姐的利害
衆人不敢偷安自此兢兢業業執事保守不在
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見今日人衆恐秦鐘受
了委曲因默與他商議要同他往鳳姐處來坐
秦鐘道他的事多况且不喜人去咱們去了他
純是体貼人情
豈不煩膩寶玉道他怎好膩我們不相干只管
跟我來說着便拉了秦鐘直至抱廈鳳姐纔喫
飯見他們來了便笑道好長腿子快上來罷寶
玉道我們偏了鳳姐道在這邊外頭吃的還是

那邊喫的寶玉道這邊同那些渾人吃什麼原（奇稱試問誰是清人）是那邊我們兩個同老太太喫了來的一面歸坐鳳姐喫畢飯就有寧國府中的一個媳婦來領牌支取香燈事鳳姐笑道我筭着你今日該來支取總不見來想是忘了這會子到底來取要忘了自然是你們包出來都便宜了我那媳婦笑道（此婦亦善迎合）何嘗不是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也領不成了說畢領牌而去一時登記交牌秦鍾因笑道你們兩府裏都是這牌倘或別人私弄一個支了銀子跑了怎樣鳳姐咲道依你說都沒王法了寶玉因道怎麼咱們家沒人來領牌子做東西鳳姐道人家來領的時候你還做

夢呢我且問你你們這夜書多早晚纔念呢寶玉道爬不得這如今就念纔好他們只是不快收拾出書房來這也沒法鳳姐笑道你請我一請包管就快了寶玉道你要快也不中用他們該作到那裡的自然就有了鳳姐笑道便是他們作也得要東西去擱不住我不給對牌是難的寶玉聽說便猴向鳳姐身上要牌立刻說好姐姐給出牌子來叫他們要東西去鳳姐道我乏的身上生疼還擱的住你揉搓你放心罷今兒纔領了紙裱糊去了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呢可不傻了寶玉不信鳳姐便叫彩明查冊子與寶玉看了正鬧着人擭州去的人昭兒來了

撥得好

顰兒方可長居榮府之文

鳳姐急命喚進來昭兒打千請安鳳姐兒便問回來作什麼昭兒道二爺打發回來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日巳時沒的二爺帶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爺的靈到蘇州大約趕年底就回來了二爺打發小的來報個信請安討老太太示下還瞧瞧奶奶家裏好叫把大毛衣服帶幾件去鳳姐道你見過別人了沒有昭兒道都見過了說畢連忙退出鳳姐向寶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偺們家住長了寶玉道了不得想來這幾日他不知哭的怎麼樣呢說着蹙眉長嘆鳳姐見昭兒回來當着人未及細問賈璉心中自是記掛待要回去爭奈事情繁雜一時去了恐

有延遲失悞惹人笑話少不得奈到晚上回來復命昭兒進來細問一路平安信息連夜打點大毛衣服合平兒親自撿點包褁再細細追想所需何物一並包藏交付又細細吩咐昭兒在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時時勸他少喫酒別勾引他認得混賬女人回來打折你的腿等語赶亂完了天已四更將盡總睡下又走了睏不覺又是天明雞唱忙梳洗過寧府中來那賈珍因見發引日近親自坐了車帶了陰陽司吏往鐵檻寺來踏看寄靈所在又一一囑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名僧以備接靈使用色空看晚齋賈珍也無心茶飯

切心事耶

此一句

最要緊

因天晚不得進城就在淨空處胡亂歇了一夜次日早便進城料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先往鐵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靈之處並廚茶等項接靈人裡面鳳姐見日期在限也預先逐細分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顧自已送殯去占下處目今正值繕國公誥命亡故王邢二夫人又去打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禮鎮國公誥命生了長男預偹賀禮又有胞兄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稟叩父母並帶之物又有迎春染疾每日請醫服藥看醫生啓帖症源藥桉等事亦難盡述又兼發引在邇因此忙的鳳姐茶飯也沒工夫

喫得坐卧不能清淨剛到了榮府寧府的人又跟到榮府既回到寧府榮府的人又找到寧府鳳姐見如此心中十分歡喜並不偷安推托恐落人褒貶因此日夜不暇籌畫得十分的整肅于是合族上下無不稱讚者這日伴宿之夕裡面兩班小戲並耍百戲的與親朋堂客伴宿尤氏猶卧於内寢一應張羅款待都是鳳姐一人週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多妯娌但或有羞口的或有羞脚的或有不慣見人的或有懼貴怯官的種種之類都不及鳳姐舉止舒徐言語慷慨珍貴寬大因此也不把衆人放在眼内揮霍（寫秦氏之喪却只爲鳳姐一人）指示任其所為目若無人一夜中燈明火彩客

送官迺那百般熱鬧自不用說的至天明吉時
已到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銘旌上大
書
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誥封一等寧國公冢
孫婦防護
內庭紫禁道
御
前侍值龍禁尉享強壽賈門秦氏恭人之靈柩
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赶着新做出來的一色
光艷奪目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禮外摔喪駕靈
十分哀苦那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
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
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

不見守業字何故

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修國公侯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繕國公誥命亡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曾來得這六家與寧榮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便是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等男蔣子寧定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遊擊謝鯨襄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裘良餘者錦鄉伯公子韓奇神武將軍公子馮紫英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枚數堂客筭來亦共有十來頂大轎三四十頂小轎連家下大小轎車輛不下百十餘乘連

前面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浩浩蕩蕩一帶擺三四里遠走不多時路傍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座是東平王府祭棚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棚第三座是西寧郡王祭棚第四座是北靜郡王祭棚原來這四王當日惟北靜王功高及今子孫猶襲王爵現今北靜王水溶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謙和近聞寧國府冢孫婦告殂因想當日彼此祖父相遇之情同難同榮未以異姓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探喪上祭如今又設路奠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已五更入朝公事已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至棚

前落轎手下各官兩傍擁侍軍民人衆不得往還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浩蕩蕩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府開路傳事人看見連忙回去報與賈珍賈珍急命前面駐扎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来以國禮相見水溶在轎内欠身含笑答禮仍以世交稱呼接待並不妄自尊大賈珍道犬婦之喪累蒙駕下臨廕生輩何以克當水溶笑道世交之誼何出此言遂回頭命長府官主祭代奠賈赦等一傍還禮畢復身又來謝恩水溶十分謙遜因問賈政道那一位是啣玉而誕者幾次要見一見都為雜冗所阻想今日是來的何不請來一會賈政聽説忙回去

急命寶玉脫去孝服領他前來那寶玉素日就曾聽得父兄親友人等說閒話時常讚水溶是個賢王且生得才貌雙全風流瀟洒每不以官俗國體所縛每思相會只是父親拘束嚴密無由得會今見反來叫他自是歡喜一面走一面早瞥見那水溶坐在轎內好箇儀表人材不知近看時又是怎樣下回便知

第十五回

寳玉謁北静王辭對神色方露出本來面目迥非在閨閣中之形景

北静王問玉上字果驗否政老對以未曾試過是隱郤多少捕風捉影閒文

北静王論聰明伶俐又年幼時為溺愛所累亦大得病源之語

鳳姐中火寫紡線邨姑是寳玉閒花野景一得情趣

鳳姐另住明明係秦玉智能幽事郤是為淨虛攢營鳳姐大大一件事作引

秦智幽情忽寫寳秦事云不知筭何賬目未

見真切不曾記得此係疑案綦創是不落套中且省却多少累贅筆墨昔安南國使有題一丈紅句云五尺墻頭遮不得留將一半與人看

詩云

王熙鳳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話說寶玉舉目見北靜郡王水溶頭上帶着潔白簪纓銀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龍白蟒袍繫着碧玉紅鞓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寶玉忙搶上來參見水溶連忙從轎內伸出手来挽住見寶玉帶着束髮銀冠勒

着雙龍出海抹額穿着白蟒箭袖圍着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點漆

又換此一句如見其形

水溶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寶似玉因問啣的那寶貝在那里寶玉見問連忙從衣内取了遞與過去水溶細細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靈驗否賈政忙道雖如此說只是未曾試過水溶一面極口稱奇道異一面理好綵縧親自與寶玉帶上

鍾愛之至

又携手問寶玉幾歲讀何書寶玉一一答應水溶見他言語清楚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

妙極開口便是西崑体寶玉聞之寧不刮目哉

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將来雛鳳清於老鳳聲未可諒也賈政忙陪笑道犬子豈敢謬承金獎賴藩郡餘禎果如是言亦蔭生

輩之幸矣水洛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是資致想老太夫人夫人輩自然鍾愛極矣但吾輩後生甚不宜鍾溺鍾溺則未免荒失學業昔小王曾陷此轍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難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小王雖不才却多蒙海上衆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另垂青目是以寒第高人頗聚令郎常去談會談會則學問可以日進矣賈政忙躬身答應水洛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了下来遞與寶玉道今日初會倉促竟無敬賀之物此係前日聖上親賜鶺鴒香念珠一串權為賀敬之禮寶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賈政與寶玉一齊謝過於是賈赦賈

珍等一齊上来請回輿水溶道逝者已登仙界
非碌碌你我塵寰中之人也小王雖上叩天恩
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輀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
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來命手下掩樂停音滔
滔然將殯過完方讓水溶回輿去了不在話下
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前又
有賈赦賈政賈珍等諸同僚屬下各家祭棚接
祭一一的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鐵檻寺大路行
來彼時賈珍帶賈蓉來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
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
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因記掛着寶玉怕他在郊
外縱性逞強不服家人的話賈政管不着這些

千百件忙事內不漏一絲

小事惟恐有個閃失難見賈母因此便命小厮来喚他寶玉只得来到他的車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女孩兒一樣的人品別學他們猴在馬上下来偺們姐兒兩個坐車豈不好寶玉聽說便忙下了馬爬入鳳姐車上二人說笑前進不一時只見從那邊兩騎馬壓地飛來離鳳姐車不遠一齊蹿下來扶車回說這里有下處奶奶請歇更衣鳳姐急命請邢夫人王夫人的示下那人回來說太太們說不用歇了叫奶奶自便罷鳳姐聽了便命歇歇再走衆小厮聽了一帶轅馬岔出人羣往北飛走寶玉在車内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鍾正騎馬随着他

非此一句寶玉必不依阿鳳真好神情

父親的轎忽見寶玉的小厮跑来請他去打尖
秦鍾看時只見鳳姐的車往北而去後面拉着
寶玉的馬搭着鞍籠便知寶玉同鳳姐坐車自
已也便帶馬赶上来同入一庄門内早有家人
将衆庄漢攆盡那時庄人家無多房舍婆娘們
無處廻避只得由他們去了那些邨姑庄婦見
了鳳姐寶玉秦鍾的人品衣服禮数款段豈有
不爱看的一時鳳姐進入茅堂因命寶玉等先
出去頑頑寶玉等會意因同秦鍾出来帶着小
厮們各處遊玩凡庄農動用之物皆不曾見過
寶玉一見了鍬鋤鐝犁等物皆以為奇不知何
凡膏粱子弟齊来着眼
向所使其名為何小厮在傍一一的告訴了名

色說明原委（也盖因未見之故也）寶玉聽了因點頭嘆道怪道古人詩上說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正為此也（聰明人自是一喝即悟）一面說一面又至一間房前只見炕上有個紡車寶玉又問小厮們這又是什麽小厮們又告訴他原委寶玉聽說便上來擰轉作耍自為有趣只見一個約有十七八歲的村庄㚢頭跑了来亂嚷别動壞了衆小厮忙断喝擱阻寶玉忙丢開手陪笑說道我因為無見過這個所以試他一試那㚢頭道你們那里會弄這個站開了我（如聞其聲見其形）紡與你瞧秦鐘暗拉寶玉笑道此卿大有意趣寶玉一把推開笑道該死的（的是寶玉性生之言）再胡說我就打了說着只見那㚢頭紡起線来寶玉正要說話時

只聽那邊老婆子叫道二丫頭快過來那丫頭
聽見丢下紡車一逕去了寶玉悵然無趣只見
（處處点情又伏下一段後文）
鳳姐打發人來叫他兩箇進去鳳姐洗了手換
衣服抖灰土問他們換不換寶玉不換只得罷
了家下僕婦們將帶着行路的茶壺茶盃十錦
屉盒各樣小食端来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收
拾完備便起身上車外面旺兒預備下賞封賞
了本邨主人庄婦等來叩賞鳳姐並不在意寶
玉却留心看時内中竝無二丫頭一時上了車
出来走不多遠只見迎頭二丫頭懷裏抱着他
小兄弟同着幾箇小女孩子說笑而来寶玉恨
不得下車跟了他去料是衆人不依的少不得

四字有文章人生離聚亦未嘗不如此也

以目相送爭奈車輕馬快一時展眼無踪走不
多時仍又跟上了大殯早有前面法鼓金鐃幢
幡寶盖鐵檻寺接靈衆僧齊至少時到入寺中
另演佛事重設香壇安靈於內殿偏室之中寶
珠安理寢室相伴外面賈珍款待一應親友也
有擾飯的也有不喫飯而辭的一應謝過乏從
公候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去至未末時分方
散盡了裏面的堂客皆是鳳姐張羅接待先從
顯官誥命散起也到晌午大錯時方散盡了只
有幾箇親戚是至近的等做過三日安靈道塲
方去那時邢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回家也
便就要進城王夫人要帶寶玉去寶玉乍到郊

外那里眚回去只要跟鳳姐住着王夫人無法
只得交與鳳姐便回來了原來這鐵檻寺原是
寧榮二公當日修造現今還是有香火地畝佈
施以備京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其中陰
陽兩宅俱已預備妥貼（大凡創業之人無有不為子孫深謀至細今後輩仗一時之榮顯猶自不足另生枝葉雖華麗過先奈不常保亦足可嘆爭及先人之常保其朴哉近世浮華子弟來着眼）好為送靈人口寄居不想（祖宗為子孫之心細到如此）
如今後輩人口繁盛其中貧富不一或性情參
商有那家業艱難安分的（妙在艱難就安分富貴則不安分矣）（所謂源遠水則濁枝繁果則稀余謂天下痴心祖宗為子孫謀千年業者痛哭）
便住在這里了有那上排塲有錢勢的只說這
里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庵尋個下處
為事畢晏退之（真真辜負祖宗体貼子孫之心）時即令秦氏之喪族中諸人皆
權在鐵檻寺下榻獨有鳳姐嫌不方便因而早（不用說阿鳳自然不肯將就一刻的）

遣人来和饅頭庵的姑子淨虛說了騰出兩間房子來作下處原來這饅頭庵就是水月寺因他廟裏做的饅頭好就起了這個混號離鐵檻寺不遠（前人詩云縱有千年鉄門限終須一個土饅頭是此意故不遠二字有文章）當下和尚工課已完奠過晚茶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幾個妯娌陪着女親自己便辭了衆人帶了寶玉秦鍾往水月庵來原来秦業年邁（伏一筆）多病不能在此只命秦鍾等待安靈罷了那秦鍾便只跟着鳳姐寶玉一時到了水月庵淨虛帶領智善智能兩個徒弟出来迎接大家見過鳳姐等來至淨室更衣淨手畢因見智能兒越發長高了模樣兒越發出息了因說道你們師徒

怎麽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里去淨虛道可是這幾天都無工夫因胡老爺府里産了公子太太送了十兩銀子來這里叫請幾位師傅念三日血盆經忙的無個空兒就無來請太太的

虛陪一個胡姓妙言是胡塗人之所爲也

安不言老妮陪着鳳姐且說秦鍾寶玉二人正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過來寶玉笑道能兒来了秦鍾道理那個東西作什麽寶玉笑道你別弄鬼那一日在老太太屋裏一箇人無有你摟着他作什麽這會子還哄我秦鍾笑道這可是沒有的話寶玉笑道有無有也不管你你只叫住他到碗茶来我吃就丟開手秦鍾笑道這又奇了你叫他到去還怕他不到何必要我說呢

補出前文未到處細思秦鍾近日在榮府所爲可知矣

寶玉道我叫他到的是無情意的不及你叫他到的是（總作如是等奇語）有情意的秦鍾只得說道能兒到碗茶來給我那智能兒自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識因常與寶玉秦鍾頑耍他如今大了漸知風月便看上了秦鍾人物風流那秦鍾也極愛他妍媚二人雖（不愛寶玉卻愛秦鍾亦是各有情孽）未上手却已情投意合了今能兒見了秦鍾心眼俱開走去到了茶来秦鍾笑（如聞其聲）說給我寶玉叫給我智能兒抿嘴笑道一碗茶也来爭（一語畢肖如聞其語觀者已自酥倒不知作者從何着想）我難道手裡有蜜寶玉先搶得了吃着方要問話只見智善來叫智能去擺茶碟子一時来請他兩箇去喫茶菓點他兩個那里喫這些東西坐一坐仍出来頑笑鳳姐也畧坐片時便回

至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衆婆娘媳婦見無事皆陸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幾箇心服常侍小婢老尼便趂機說道我正有一事要到府里求太太先請奶奶一個示下鳳姐因問何事老尼道〔開口稱佛畢有可嘆可咲〕阿彌陀佛只因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内善才庵〔才字妙〕内出家的時節那時有個施主姓張是大財主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俱從財一字上發生〕那年都往我廟里來進香不想遇見了長安府府太爺的小舅子李衙内那李衙内一心看上要娶金哥打發人来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子的聘禮張家若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說有了人家誰知李公子執意不依定要娶

代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處為難不想守倫家聽了此信也不管青紅皂白便来作賤辱罵說一個女兒許幾家偏不許退定禮就要打官司告狀起來（守倫一聞便問斷無此理此不過張家懼府尹之勢必先退定礼守倫方不從或有之此時老尼只欲與張家完事故將此言遮飾以便退親受張家之萌也）那張家急了（如何便急了語無頭緒可知張家礼缺此條作者巧摹老尼無頭緒之語莫認作者無頭緒正是神處奇處摹一人必到紙上活見）只得着人上京（如何說是張家要與府尹攀親）求尋門路賭氣偏要退定禮我想如今長安節度雲老爺與府上最契可以求太太與老爺說聲打發一封書去求雲老爺和那守倫說一聲不怕那守倫不依若是肯行張家連家孝敬也都情愿（壞極妙極若與府尹攀了親何惜張財不能再得小人之心如此良民遭害如此）鳳姐聽了笑道這事（五字是阿鳳心跡）到不大只是太太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也可以主張

了鳳姐聽說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作這
樣的事凈虛聽了打去妄想半晌嘆道雖如此
說只是張家已知我来求府里如今不管這事
張家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罕稀他的謝禮到
像府里連這點子手段也無有的一般鳳姐聽
了這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
從来不信什麼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麼事
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两銀子来我就
替他出這口氣老尼聽說喜之不盡忙說有有
有這個不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拉蓬扯
牽的圖銀子這三千銀子不過是給打發說去
的小厮作盤纏使他賺幾個辛苦錢我一個錢

也不要他的便是三萬两我此刻還拿得出来（阿鳳歎人如此）老尼連忙荅應又說道既如此奶奶明日就開恩也罷了鳳姐道你瞧瞧我忙的那一處少了我既應了你自然快快的了結老尼道這點子事在别人跟前就忙的不知怎麽樣若是奶奶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彀奶奶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能者多勞太太因大小事見奶奶妥貼越性都推給奶奶了奶奶也要保重金體纔是（總寫阿鳳聰明中的）一路話奉承的鳳姐越發受用了也不顧勞乏更（癡人）攀談起来誰想秦鍾趂黑無人来尋智能剛到後面房中只見智能獨在房中洗茶碗秦鍾跑來便摟着親嘴智能急的跺脚說這筭什広

呢再這麽我就叫喚了秦鍾求道好人我已急死了你今兒再不依我就死在這里智能道你想怎麽樣除非等我出了這個牢坑離了這些人纔依你秦鍾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近渴說着一口吹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在炕上就雲雨起来那智能百般掙挫不起又不好叫的少不得依他了正在得趣只見一人進来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則聲二人不知是誰唬的不敢動一動只聽那人嗤的一聲掌不住笑了二人聽聲方知是寶玉秦鍾連忙起身抱怨道這算什麽寶玉笑道你到不依偺們就叫喊起来羞的智能趂黑地跑了寶玉拉了秦鍾出

来道你可還和我强秦鍾笑道好人你只别嚷
的衆人知道你要怎麽樣我都依你寳玉笑道
這會子也不用說等一會睡下再細細的筭賬
一時寛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裏間秦鍾寳玉
在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鳳姐
因怕通靈玉失落便等寳玉睡下命人拿來塞
在自已枕邊寳玉不知與秦鍾筭何賬目未見
真切未曾記得此係疑案不敢纂創

忽又作如此評斷似自相矛盾却是最妙之文若不如此隱去則又有何妙文可寫哉這方是世人意料不到之大奇筆若通部中萬件細微之事俱偹石頭記真亦太覺死板矣故特用此二三件隱事借石之未見真切淡淡隱去越覺得雲烟渺茫之中無限丘壑在焉

一宿無話至次日一早便有賈母王
夫人打發人來看寳玉又命多穿兩件衣服無
事寧可回去寳玉那里肯回去又有秦鍾戀着

智能調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一想便有許多好處）

想（真好阿鳳）凡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一半點小事未曾安

插可以指此再住一天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

了滿情二則又可以完淨虛的那事三則順了（世人只云一舉兩得獨阿鳳一）

寶玉的心賈母聽見豈不歡喜因有此三益便

向（舉更添一）寶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里逛少不

得越性辛苦一日罷了明日可是定要走的了

寶玉聽說千姐姐萬姐姐的央求只住一天明

日必回去的於是又住了一夜鳳姐便命悄悄

將昨日老尼姑之事說與來旺見來旺兒心中

俱已明白急忙（不細）進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賈

璉所囑修書一封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

路程兩日工夫俱已妥協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欠賈府之情這一點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旺兒回来且不在話下却說鳳姐等又過了一日次日方别了老尼着他三日後往府里去討信那秦鍾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里多少幽情蜜約俱不用細述只得含淚而别鳳姐又至鐵檻寺中照望一番寶珠致意不肯回家賈珍只得派婦女相伴後文再見

一語過下

過至下回

第十六回

幼兒小女之死得情之正氣又為痴貪輩一針疚鳳姐惡跡多端莫大于此件者受贓婚以致人命賈府連日鬧熱非常寶玉無見無聞卻是寶玉正文夾寫秦智數句下半回方不突然

黛玉回方解寶玉為秦鍾之憂悶是天然之章法平兒借香菱答話是補菱姐近来着落趙嫗討情閒文卻引出通部脉絡所謂由小及大譬如登高必自卑之意細思大觀園一事若從如何奉旨起造又如何分派衆人從頭細細直寫將来幾千樣細事如何能順筆

一氣寫清又將落于死板拮据之鄉故只用
璉鳳夫妻二人一問一荅上用趙嫗討情作
引下文蓉薔来説事作収餘者隨筆順筆畧
一點染則耀然洞徹矣此是避難法

大觀園用省親事出題是大關鍵處方見大
手筆行文之立意

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脱心中多少憶惜感今

極熱閙極忙中寫秦鍾夭逝可知除情字俱
非寳玉正文

大鬼小論勢利興衰罵儘攢奕附勢之輩

詩
曰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却說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與秦鍾讀夜書偏那秦鍾秉性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兒偷期綣繾未免失于調養回來時便咳嗽傷風懶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遂不敢出門只在家中養息（為下文伏線）寶玉便掃了興頭只得付于無可奈何且自靜候大愈時再約（所謂好事多魔也）那鳳姐兒已是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忍氣吞聲的收了前聘之物誰知那個張財主雖如此愛勢貪財却養了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父母退了親事他便一條繩索悄悄的自縊了那守備之子聞得金哥

自縊他也是個極多情的遂也投河而死只落得張李兩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裡鳳姐却坐享了三千兩王夫人等連一點消息也不知道自此鳳姐胆識愈壯以後有了這樣的事便恣意的作為起来也不消多記

一段收拾過阿鳳心機胆量真與雨村是對亂世之奸雄後文不必細寫其事則知其平生之作為回首時無怪乎其慘痛之態使天下痴心人同来一警或可期共入于恬然自得之鄉矣

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鬧熱非常忽有門吏忙忙進来至席前報說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降旨嚇得賈赦賈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香案啓中門跪接早見六宮都監夏守忠乘馬而至前後左右又有許多內監跟從那夏

守忠也不曾負詔捧勅至簷下馬滿面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內說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及吃茶便乘馬去了賈赦等不知是何兆頭只得急忙更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報信有兩個時辰工夫忽見賴大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進儀門報喜又說奉老爺命速請老太太帶領太太等進朝謝恩等語那時賈母正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佇立那夫人王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在一處聽如此信至賈母便喚進賴大來細問端的賴大禀道小的們只在臨敬門

外伺候裡頭的信息一槩不能得知後来還是夏太監出来道喜說偺家大小姐晉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後来老爺出来亦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老太太領着太太們去謝恩賈母等聽了方心神安定不免又都洋洋喜氣盈腮于是都按品大粧起来賈母帶領邢夫人王夫人尤氏一共四乘大轎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領賈蓉賈薔奉侍賈母大轎前往于是寧榮二處上下裡外莫不欣然踴躍個個面上皆有得意之狀言笑鼎沸不絕誰知近日好筆伏好機軸水月庵的智能私逃進城找至秦鍾家下看視秦鍾不意被秦業知覺將

忽然接水月庵似大脫洩及讀至後方知緊收此大段有如歌急調迫之際忽聞戛然檀板截斷真見其大力量處却便于寫寶玉之文

智能逐出將秦鍾打了一頓自已氣的老病發作三五日的光景嗚呼死了秦鍾本自怯弱又值帶病未愈受了笞打今見老父氣死此時悔痛無及更又添了許多症候因此寶玉心中悵然如有所失雖聞得元春晋封之事亦未解得愁悶（眼前多少文字不寫却從外人意外撰出一段悲傷是别人不屑寫者亦别人之不能處）賈母等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朋如何來慶賀寧榮兩處近日如何熱鬧衆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毫不曾介意因此衆人嘲他越發獃了（大奇至妙之文却用寶玉一人連用五如何隱過多少繁華勢利等文試思若不如此必至種種寫到其死板拮据瑣碎雜亂何不勝哉故只借寶玉一人如此一寫省却多少閒文却有無限烟波）且喜賈璉與黛玉回来先遣人来報信明日就可到家寶玉聽了方畧有些喜意（不如此後文秦鍾死去將何以慰寶玉）細問

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陛見皆由王子騰累上保本此来候補京缺與賈璉是同宗弟兄又與黛玉有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来林如海已葬入祖墳了諸事停妥賈璉方進京的本該出月到家因聞得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路俱各平安寶玉只問得黛玉平安二字餘者也就不在意了（又從天外寫出一段離合来總為掩過寧榮二處許多瑣細閑筆處處交代清楚方好起大觀園也）好容易盼至明日午錯果然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接未免又大哭一陣後又致喜慶之詞（世界上亦如此不獨書中瞬息現此便可省悟）寶玉心中品度黛玉越發出落的超逸了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来忙着打掃卧室安插器具又將此紙筆等物

分送寶釵迎春寶玉等人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贈鶺鴒香串珍重取出来轉贈黛玉黛玉說什麽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他遂擲而不取寶玉只得收回暫且無話（畧一點黛玉性情赶忙收住正留為後文地步）且說賈璉自回家叅見過衆人回至房中正值鳳姐近日多事之時無片刻閒暇之工（補阿鳳二句最不可少）見賈璉遠路歸来少不得撥冗接待房内無外人便笑道國舅老爺大喜國舅老爺一路風塵辛苦（嬌音如聞俏態如見少年夫妻常事的確有之）小的聽見昨日的頭起報馬来報說今日大駕歸府畧預備了一杯水酒撣塵不知可賜光謬領賈璉笑道豈敢豈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兒與衆丫嬛叅拜畢献茶賈璉遂問别後家中的事又謝鳳姐操

此等文字作者盡力寫來欲諸公認識阿鳳好看後文勿為泛泛看過

持勞碌鳳姐道我那里照管得這些事見識又淺口角又夯心腸又直率人家給個棒搥我就認做針臉又軟擱不住人給兩句好話心里就慈悲了況且又無經歷過大事胆子又小太太畧有些不自在就嚇得我連覺也睡不着了我苦辭了幾回太太又不容辭到反說我圖受用了不肯習學了除不知我是捻着一把漢兒呢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知道（獨這一句不假）的偺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們那一位是好纏的錯一點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兒他們就指桑說槐的報怨坐山觀虎借劒殺人引風吹火站乾岸兒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掛

子的武藝況且年紀輕頭等不壓衆怨不得不放我在眼裡更可笑那府裡忽然蓉兒媳婦死了珍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跪着討情只要請我幇他幾日我是再四推辭太太斷不依只得從命依舊被我鬧了個馬仰人翻更不成個體統至今珍大哥還報怨後悔呢你這一來了明兒你見了他好歹描補描補就說我年紀小原沒見過世面誰叫大爺錯委他的正

[阿鳳之弄璉兒如弄小兒可思之至]

說着[又用斷法方妙蓋此等文斷不可無亦不可太多]只聽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問是誰平兒進來回道姨太太打發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正是呢方纔我見姨媽去不妨和一個

用平兒口頭謊言寫補菱卿一項實事並無一絲痕跡而有作者有多少機括

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個對面生的好齊整模樣我疑惑偺家並無此人說話時因問姨媽誰知就是上京来買的那小丫頭名叫香菱的竟與薛大傻子作了房裏人開了臉越發出挑的標緻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垂涎如見試問兒寧不有玷平兒乎）鳳姐道噯往蘇杭走了一淌回来也該見些世面了（這世面二字单指女色也）還是這麼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不值什麼我（又一樣稱呼各得神理）去拿平兒換了他来如何（奇談是阿鳳口中有此等語句）那薛老大也是喫着碗裏望着鍋裏這一年来的光景他為（補前文之未到處）要香菱不能到手和姨媽打了多少飢荒也因（並將香菱身分寫）姨媽看着香菱的模樣兒好還是末則其為人行事却又比別的女孩兒不同溫柔安靜差不

多的主子姑娘也跟他不上呢（何曾不是主子姑娘盖卿不知来歷也作者必用阿鳳一讚方知蓮卿尊重不虛）他故此擺酒請客的廢事明堂正道的與他作了妾過了沒半月也看的馬棚風的一般了我到心裡可惜了的（一段納寵之文偏于阿鳳口中補出亦奸猾幻妙之至）一語未了二門上小廝傳報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璉聽了忙忙整衣出去這裡鳳姐乃問平兒方纔姨媽有什麼事巴巴的打發香菱來（必有此一問）平兒笑道那里来的香菱我借他暫撒個謊（卿何嘗謊言的是補菱姐正文）奶奶說說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承奠也沒了說着又走至鳳姐身邊悄悄說道奶奶的那利錢銀子遲不送来早不送来這會子二爺在家他且送這個来（總是補遺）了幸虧我在堂屋裡撞見不然時走了来回奶

奶二爺倘或問奶奶是什麽利錢奶奶自然不肯瞞二爺的（平姐看欺書人了）少不得照實告訴二爺我們二爺那脾氣油鍋裡的錢還要找出来花呢聽見奶奶有了這個梯巳他還不放心的花了呢所以我赶着接了過来叫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奶偏聽見了問我就撒謊說香菱了（一段平兒的見識作用不枉阿鳳生平刮目又伏下多少後文補盡前文未到）鳳姐聽了笑道我說呢姨媽知道你二爺来了忽喇八的反打發個房裏人来了原来你這蹄子蔄鬼說話時賈璉巳進来鳳姐便命擺上酒饌来夫妻對坐鳳姐雖善飲却不敢任性（百忙中又點出大家規範所謂無不周詳無不貼切）只陪着賈璉一時賈璉的乳母趙嬷嬷走来賈璉與鳳姐忙讓他一同喫酒令

其上炕去趙嬤嬤致意不肯平兒等早已炕沿下
設下一杌子又有一小脚踏趙嬤嬤在脚踏上
坐了賈璉向棹上揀兩盤餚饌與他放在杌上
自喫鳳姐又道媽媽很咬不動那箇到沒的矼
了他的牙因向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
燉肘子很爛正好給媽媽喫你怎麼不取去趕
着吽他們熱來又道媽媽你嚐一嚐你兒子帶
來的惠泉酒趙嬤嬤道我喝呢奶奶也喝一鍾
怕什麼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宝玉之李嬤此處偏又寫一李嬤持犯不犯先有梨香院一回今又寫此一回兩兩遙對却無一筆相重一事合掌）我這會子跑來到也不爲酒飯到
有一件正緊事奶奶好歹記在心裡疼顧我些
罷我們的爺只是嘴裡說的好到了跟前就忘

了我們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你這麼大我也老
了有的是那兩個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
別人也不敢呲牙兒的我還再四的求了你幾
遍你答應的倒好到如今還是燥屎這如今又
從天上跑出這樣一件大喜事來那裏用不着
人所以到是來求奶奶是正緊靠着我們爺只
怕我還餓死了呢鳳姐笑道媽媽你放心兩個
奶哥哥都交給我你從小兒奶的你還有什麼
不知道他那脾氣的拿着皮肉到往那不相干
的外人身上貼可是現放着奶哥哥那一個不
比人強你疼顧照看他們誰敢說個不字兒沒
的白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着

是外人你却看着是內人一樣呢說的滿屋裏人都笑了趙媽媽也笑個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裏跑出青天来了若說內人外人這些混賬事我們爺是沒有不過是臉軟心慈擱不住

千真萬真是沒有一笑

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內人求的他纔慈軟呢他在偺們娘兒們跟前纔是剛硬呢趙媽媽笑道奶奶說的太盡情了我也樂了再喫一杯好酒從此我們奶奶做了主我就沒的愁了賈璉此時沒好意思只是赳笑吃酒說胡說二字快盛飯来吃碗子還要往珍大爺那邊去商議事呢鳳姐道可是别悞了正事纔剛老爺叫你說什麼賈璉道就為省親

二字醒眼之極却只如此寫来

鳳姐忙問道*忙字最要緊特于阿鳳口中出此字可知是關鉅要是書中正眼矣*省親的事竟準了不成*問得珍重可知是萬人意外之事*賈璉笑道雖不十分準也有八分準了*如此故頓一筆更妙見得事關重大非一語可了者亦是大篇文章抑揚頓挫之至*鳳姐笑道可見當今的隆恩歷来聽書看戲古時從来未有的*于閨閣中作此語直與擊壤同聲*趙媽媽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胡塗了我聽

趙嬤一問是文章家進一步門庭法則

見上上下下吵嚷了這些日子什麼省親不省親我也不理論他去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補近日之事啟下回*麼*之文*個原故賈璉道*大觀園一篇大文千頭萬緒從何處寫起今故用賈璉夫妻問答之間閑閑叙出觀者已省大半後再用蓉薔二人重一渲染便省却多少贅瘤筆墨此是避難法*如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来父母兒女之性皆是一理不是貴賤上分別的當今自為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畧盡孝意因見宮裡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以致拋離父母音容豈

有不思想之理在兒女思想父母是分所應當想父母在家若只會思念兒女竟不能一見倘因此成疾致病其致死亡皆由朕躬禁錮不能使其遂天倫之願亦大傷天和之事故啟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準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問視於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意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國體儀制母女尚不能愜懷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諸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之處不防啓請內廷鑾輿入其私第庶可略盡骨肉私情天倫中之至性此旨一

下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人的父親已在家
裡動了工了修蓋省親別院(又一樣佈置)呢又有吳貴妃的
父親吳天佑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這豈
不有八九分了趙嬤嬤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
這樣說俗們家也要預備接俗們大小姐了賈
璉道這何用說呢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麼鳳(一段閑談中補出多少文章真是費長房壺中天地也)
姐笑道若果如此我可也見個大世面了可恨
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
人家也(忽接入此句不知何意似属無謂)不薄我沒見世面了說起當年太祖皇
帝訪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
化赶上趙嬤嬤道噯喲喲那可是千載希逢的
那時候我纔記事兒俗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

一帶監造海船修理海塘只（又截得好）預備接駕一次（忙字妙上文說起來）把銀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必未完粗心看去則說疑闕殊不知正傳神處）我們王府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單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人來都是我們（點出阿鳳所有外国）家養活（奇玩奇物）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趙嬤嬤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來請江南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還（甄家正是大關鍵大節目）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勿作泛泛口頭語看）噯喲喲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鳳姐

道我常聽見我們太爺們也這樣說豈有不信
的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麼富貴呢趙嬤嬤道
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是（是不忘本之言）拿着皇帝家的銀
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最要緊語人若不自知能作是語者吾未嘗見）
虛熱鬧去正說的熱鬧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瞧
鳳姐喫了飯不曾鳳姐便知有事等他忙忙的
喫了半碗飯漱口要走又有二門上小廝們回
東府里蓉薔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纔漱了口平
見捧着盆盥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什麼話快
說鳳姐止步稍候聽他二人回些什麼賈蓉先
回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老爺們已經議
定了從東邊一帶借着東府裡的花園起轉至

北邊一共丈量準了三里半大可以蓋造省親別院了已經傳人畫圖樣去了明日就得叔叔纔回家未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有話明日一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笑着說道多謝大爺費心體量我就從命不過去了正經是這個主意纔省事蓋的也容易若採置別處地方去那更費事且到不成體統你回去說這樣很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時全仗大爺諫阻萬不可另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大爺請安去再議細話賈蓉忙應幾個是賈薔又近前回說下姑蘇割聘教習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大爺派了姪兒帶領着來管家兩箇兒子還有單聘

仁卜固修兩個清客相公一同前往所以命我來見叔叔賈璉聽了將賈薔打諒了打諒笑道你能在這一行麼這個事雖不甚大裡頭大有藏掖的賈薔笑道只好學習着辦罷了賈蓉在身傍燈影下悄拉鳳姐的衣襟鳳姐會意因笑道你也太操心了難道你父（珍大哥）親比你還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誰都是在行的孩子們已長的這麼大了沒喫過猪肉也看見過猪跑大爺派他去原不過是個坐纛旗兒難道認真的叫他去講價錢會經紀去呢依我說就很好賈璉道自然是這樣並不是我駁回少不得替他籌算籌算因問這項銀子動那一處的賈

射利人微露心跡

薔道纔也議到這裏賴爺爺說竟不用從京裡帶下去江南甄家還收着我們五萬銀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支三萬下剩二萬存着等置辦花燭綵燈並各色簾櫳帳幔的使費賈璉點頭道這個主意好鳳姐便向賈薔道既這樣我有兩個在行妥當人你就帶他們去辦這個便宜了你呢賈薔忙陪笑道正要和嬸子討兩個人呢這可巧了因問名字鳳姐便問趙嬤嬤彼時趙嬤嬤已聽獃了話平兒忙笑推他他纔醒悟過來忙說一個叫趙天梁一個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了我可幹我的去了說着便出去了賈蓉忙赶出來又悄悄向鳳姐

此等稱呼令人酸鼻

再不略讓一步正是阿鳳

一生短處

寫賈薔乖處

道嬸子要帶什麽東西鳳姐笑道別放你娘的
屁我的東西還沒處撂呢希罕你們鬼鬼祟祟
阿鳳欺人處如此。忽又寫到利弊真令人一嘆
的說着已經去了這裡賈薔也悄問賈璉要什
麽東西順便織來孝敬叔叔賈璉笑道你別興
頭纔學着辦事到先學會這把戲我短了什麽
少不得寫信去告訴你且不要論到這裡說畢
打發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的人來不止三四
次賈璉害乏便傳與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
等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時分方下來安歇一
宿無話次日早賈璉起來見過賈赦賈政便往
寧府中來合同老管事人等並幾位世交門下
清客相公審察兩府地方繕畫省親殿宇一面

糸度辦理人丁自此後各行匠役齊集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役拆寧府會芳園墻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羣房盡已拆去（補明使觀者如身臨足到）當日寧榮二宅雖有一小巷界斷不通然這小巷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連屬會芳園本（園中諸景最要緊是水亦必寫明方妙）是從北角墻下引來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再引（余最鄙近之修造園亭者徒以頑石土堆為佳不知引泉一道甚至丹青惟知亂作山石樹木不知畫泉之法亦是恨事）其山石樹木雖不敷用賈赦住的乃是榮府舊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可挪就前來如此兩處又甚近湊來一處省得許多財力縱亦不敷所添有限全虧一個老明公號山子野者（奴號隨事生名）一一籌畫起造賈政不慣於俗務

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大來昇林之孝吳新登詹光程日興等幾人安插擺佈凡堆山鑿池起樓竪閣種竹栽花一應點景之事又有山子野制度下朝閑暇不過各處看望看望最要緊處合賈赦商議商議便罷了賈赦只在家高臥有芥荳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寫畧節或有話說便傳呼賈璉賴大等來領命賈蓉單管打造金銀器皿賈薔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等又點人丁開冊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過是喧闐熱鬧非常而已暫且無話且說寶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心中是件暢事無奈秦鐘之病一日重似一日

(偏于大熱鬧處寫大不得意之文却無絲毫牽強且有許多令人咲不了哭不了嘆不了悔不了惟以大白酬我作者)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世上人各各如此又非此情鍾意功)也着實懸心不能樂業這日一早起來纔梳洗完畢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鍾忽見茗烟在二門照壁前探頭縮腦寶玉忙出來問他作什麽茗烟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從茗烟口中寫出省卻多少閑文)寶玉聽說唬了一跳忙問道我昨兒纔瞧了他來了還明明白白的怎麽就不中用了茗烟道我也不知道纔剛是他家的老頭子特來告訴我的寶玉聽了忙轉身回明賈母賈母吩咐好生派妥當人跟去到那裏盡一盡同窓之情就回來不許多耽擱了寶玉聽了忙忙的更衣出來車猶未備(頓一筆方不板)急的滿廳亂轉一時催促的車到忙上了車李貴茗烟等跟隨來至秦鍾門首悄無一人(目睹蕭條景況)遂蜂擁至

内室唬的秦鐘的兩個遠房嬸子並幾個弟兄（妙這嬸母兄弟是特來等分絕户家私的）
都藏之不迭（不表可知）此時秦鐘已發過兩三次昏了移
床易簀多時矣（余亦欲哭）寶玉一見便不禁失聲李貴忙
勸道不可不可秦相公是弱症未免炕上挺扛
的骨頭不受用所以暫且挪下來鬆散些哥兒
如此豈不反添了他的病寶玉聽了方認住近
前見秦鐘面如白臘寶玉叫道鯨兄寶玉來了
連叫三數秦鐘不採寶玉又道寶玉來了那秦
鐘早已魂魄離身只剩得一口悠悠餘氣在胸
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看至此一句令人失望再看至後面數語方知作者故意）那秦鐘魂魄那裡就肯去又（借世俗愚談愚論設譬喝醒天下迷人翻成千古未見之奇文奇筆）（扯淡之極令人發一大笑余謂諸公莫笑且請再思）
記念着家中無人掌管家務又記掛着父母還

有留積下的三四千兩銀子（更屬可咲 更可痛哭）又記掛着智能尚無下落（忽從死人心中補出活人原由更奇）因此百般求告鬼判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狗私反叱咤秦鐘道虧你還是讀過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你到五更我們陰間上下都是鐵面無私的不比你們陽間瞻情顧意有許多的關碍處正鬧着那秦鐘的魂魄忽聽見寶玉來了四字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畧發慈悲讓我回去合這一箇好朋友說一句話就來的衆鬼道又是什麼好朋友秦鍾道不瞞列位就是榮國公孫子小名寶玉的都判官聽了先就唬慌起來忙喝罵鬼使道我說你們放回了他去走

世人見宝玉而不動心者為誰

走罷你們斷不依我的話如今只等他請出個運旺時盛的人来纔罷如聞其聲試問誰曾見都判来覌此則又見一都判跳出来調侃世情固深然遊戲筆墨一至于此真可壓倒古今小說○這纔算是小說衆鬼見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脚一面又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雹原来見不得寶玉二字調侃宝玉二字極妙依我們愚見他是陽間我們是陰間怕他也無神鬼也講有益無益益于我們都判道放屁俗語說的好天下的官管天下的事陰陽本無二理别管他陰也罷陽也罷敬着點沒錯了的衆鬼聽說只得將秦魂放回哼了一聲微開雙目寶玉在側乃免強嘆道怎麼不肯早来再遲一步也不能見了寶玉忙携手垂泪道有什麼話留下兩句秦鐘道並無别話以前你我見識自

為高過世人我今日總知自誤以後還該立志
功名以榮耀顯達為是說畢便長嘆一聲蕭然
長逝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

話說紅玉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見賈芸要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門檻子絆了一跤嚇醒過来方知是夢因此翻來覆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纔起來就有幾個丫頭來會他打掃屋子地提洗臉水這紅玉也不梳洗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洗手腰内束了一條汗巾子便來掃地誰知寶玉昨兒見了紅玉也就留了心若要直點名喚他來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寒心二則又不知紅玉是何等行爲若好還罷了

是寶玉心中想不是襲人拈酸

不知好字是如何講答曰在

若不好起来那時到不好退送的因此心中悶

何等行為四字上看便知玉兒每情不情況有情者乎

悶的早起來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旹下來

隔着紗屜子向外看的真切只見好幾個丫頭

八字寫盡蠢鬟是為襯紅玉亦如用豪貴人家濃

在那裏掃地都擦胭抹粉簪花插柳的獨不見

艷飾插金帶銀的襯寶釵代玉也

昨兒那一個寶玉便靸了鞋恍出了房門只粧

着看花兒這裏瞧瞧那裡望望一抬頭只見西

南角上遊廊底下欄杆外似有一個人在那裏

倚着却恨面前有一株海棠花遮着看不真切

余所謂此書之妙皆從詩詞句中泛出者皆係此等筆

墨也試問觀者此非隔花人遠天涯近乎可知上几回非余妄擬也

只得又轉了

一步仔細一看可不是昨兒的那個丫頭在那

裏出神待要迎上去又不好去的正想着忽見

碧痕來催他洗臉只得進去了不在話下却說

紅玉正自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叫他只得走來（此處方寫出襲人來是襯貼法）襲人道你到林姑娘那裏去把他們的噴壺借來使使我們的還沒有收拾了來呢紅玉答應了便往瀟湘館去正走上翠烟橋擡頭一望只見山坡上高處都攔着幃幙方想起今兒有匠人在裡頭種樹因轉身一望只見那邊遠遠的一簇人在那裏掘土賈芸正坐在山子石上紅玉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只得悶悶的向瀟湘館取了噴壺回來無精打彩自向房内倒着去只說他一時身上不快都不理論䁖眼過了一（文字到此一頓狡猾之甚）（必云䁖眼過了一日）日原來次日就是王子騰夫人的壽誕那裡原（者是反襯紅玉捱一刻似一夏也知乎）打發人來請賈母王夫人的王夫人見賈母不

去自已也便不去了（所謂一筆兩用也）到是薛姨媽同鳳姐兒並賈家四個姊妹寶釵寶玉一齊都去了至晚方回且說王夫人見賈環下了學便命他來抄箇金剛咒（用金剛咒引五鬼法）唪誦那賈環在王夫人炕上坐了（小人乍得意者齊來一玩）命人點上燈拿腔作勢的抄寫一旹叫彩雲到茶來一時又叫玉釧兒來剪剪燈花一時又叫金釧兒擋了燈影衆丫頭們素日厭惡他都不答理只有彩霞還和他合的來（暗中又伏一風月之際）到了一鍾茶遞與他見王夫人和人說話兒便悄悄的向賈環說道你安些分罷何苦討這個厭呢賈環道我也知道了你別哄我如今你和寶玉好把我不答理我也看出來了彩霞咬着嘴唇向賈環頭上戳

了一指頭說道沒良心的纔是狗咬呂洞濱不識好人心（風月之情皆係彼此業障所牽雖云惺惺惜惺惺但從業障而來蠢婦配才郎世間固不少然俏女慕村夫者猶多所謂業障牽魔不在才貌之論）二人正說着只見鳳姐來了拜見過王夫人王夫人便一長一短的問他今兒是那位堂客在那裡戲文如何酒席好多等話說了不多幾句寶玉也來了進門見了王夫人不過規規矩矩說了幾句話（是大家子弟模樣）便命人除去抹額脫了袍服拉了靴子便一頭滚在王夫人懷内（余幾幾失聲哭出）（普天下幼年喪母者齊來一哭）王夫人便用手滿身滿臉摩挲撫弄他寶玉也搬着王夫人的脖子說長說短的（慈母嬌兒寫盡矣）王夫人道我的兒你又喫多了酒臉上滚熱你還只是揉搓一會鬧上酒來還不在那裏靜靜的倒一會子呢說着便叫人

環兒種種行為毫無大家規範實實可恨之至

拿個枕頭來寶玉聽了便下來在王夫人身後倒下又叫彩霞來替他拍着寶玉便和彩霞說笑只見彩霞淡淡的不大答理兩眼睛只向賈環處看寶玉便拉他的手笑道好姐姐你也理我一理兒呢彩霞奪了手道再鬧我就嚷了二人正說原來賈環聽的見素日原恨寶玉如今又見他和彩霞厮鬧心中越發按不下這口毒氣雖不敢明言却每每暗中算計只是不得下手今兒相離甚近便要用蠟燈裏的滚油燙他一下因而故意粧作失手向寶玉臉上只一推只聽寶玉噯喲了一聲滿屋人都唬一跳連忙把地下的戳燈挪過來又將裏外屋拿了三四

已代金釧回矣

盞看時只見寶玉滿臉滿頭都是燭油王夫人
又急又氣一面命人来給寶玉擦洗一面又罵
賈環鳳姐三步两步跑上炕去給寶玉收拾着（阿鳳活現紙上）
一面笑道老三還是這樣荒脚雞似的我說你
上不得高臺板趙姨娘時常也該教道教道他
纔是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王夫人便不罵賈環
便𠮟過趙姨娘来罵道養出這樣不知道理下
流黑心種子来也不管管幾翻幾次我都不理（補出素日来）
論你們到得了意了這不亦發上来了那趙姨娘
素日雖然也常懷嫉妬之心不忿鳳姐寶玉两
個也不敢露出来如今賈環又生了事受這場
悪氣不但吞聲承受而且還要替寶玉来收拾

只見寶玉左邊臉上燙了一溜燎炮幸而眼睛沒動王夫人看了又是心疼（總是爲楔緊五鬼一回文字）又怕明日問怎麼回答急的又把趙姨娘數落一頓然後又安慰了寶玉一回又命取敗毒消腫藥來敷上寶玉道有些疼還不妨事明兒老太太問就說是我自己燙的罷了（玉兄自是悌弟之心性一嘆）鳳姐笑道（兩笑壞急）便說自己燙的也要罵人爲什麼不小心看着叫你燙了橫豎有一場氣生到明兒憑你怎麼說去罷（壞急總是調唆口吻趙氏寧不覺乎）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寶玉回房襲人等見了都慌的了不得林黛玉見寶玉出了一天門就覺得悶悶的沒個可說話的人至晚正打發人來問了兩三遍回來沒有這遍方總說回來偏生又燙了臉

林黛玉便赶着來瞧只見寶玉正拿鏡子照呢左邉臉上滿滿的敷着一臉藥黛玉只當湯的十分利害忙上來問怎麼湯了要瞧瞧寶玉見他来了忙把臉遮着摇手不肯叫他看知道他的癖性喜潔見不得這東西（寫寶玉文字此等方是正緊筆墨）林黛玉自己也知道（二人純用體貼工夫）有這件癖性（寫林代玉文字此等方是正緊筆墨故二人文字雖多如此等暗伏淡寫處亦不少觀者實實看不出）知道寶玉的心内怕他嫌臓（將二人一並真真寫他二人之心玲瓏七竅）因笑道我瞧瞧湯了那里了有什広遮着藏着的一面說一面就湊上来強搬着脖子瞧了一瞧問疼的怎麼樣寶玉道也不狠疼養一兩日就好了黛玉坐了一會悶悶的回房去了一宿無話次日寶玉見了賈母雖然自己承認

是自已燙的不與別人相干免不得賈母又把
（此原非正文故草々寫來）
跟從的人罵一頓過了一日就有寶玉寄名的
乾娘馬道婆進榮國府來請安見了寶玉唬了
一跳問起原故說是燙的便點頭嘆惜一回又
向寶玉臉上用指頭畫了幾畫又口內嘟々囔
囔的持誦了一回就說道管保你好了這不過
是一旹飛災又向賈母道祖宗老菩薩那裏知
（一段無倫無理信口開河的渾話却句々都是耳聞目覩者並非杜撰而有作者與余實々經過）
道那經典佛法上說的利害大凡那王公卿相
人家的子弟只一生下來暗中就有許多促狹
鬼跟着他得空便擰他一下掐一下或喫飯時
打下他的飯碗來或走着推他一跤所以往往
的那大家子的子孫多有長不大的賈母聽見

如此說便赶着問道這可有什麼佛法觧釋沒
有呢馬道婆道這個容易只是替他多多做些
因果善事也就罷了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
大光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暗邪祟若有那
善男子善女人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佑兒孫康
寧安靜再無驚恐邪祟撞客之災賈母道到不
知怎麼供奉這位菩薩呢馬道婆道也不值什
麼除香燭供養之外一天多使幾觔香油添在
大海燈裏這海燈就是菩薩的現身法畫夜是
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位也得多少油明白
告訴我我好做這件功德馬道婆聽說便笑道
這也不拘隨施主們心愿捨罷了像我們廟裡

点頭思忖是量事之大小非吝濇日費香油四十八斤每月油二百五十餘斤合錢三百餘串為一小兒如何服衆太君細心若是

就有好幾處的王妃誥命供奉南安郡王太妃有許多息心大一天是四十八觔油一斤燈草（賊婆先用大舖排試之）那海燈也只比缸小些錦田侯的誥命次一等一天不過二十四斤再還有幾家也有五觔的三觔的一斤的都不拘數那小家子捨不起這些就是四兩半斤也少不得替他點賈母聽了點頭思忖馬道婆又道還有一件若是為父母（賊盜婆是自太君思忖上來後用如此數語收之使太君必心悅誠服愿行賊婆）尊親長上點多捨些不妨像老祖宗如今為寶（賊婆癈我作者許多心机摹寫也）玉若捨多了到不好還怕他禁不起到拆了福也不當家要捨大則七斤小則五觔也就是了賈母道既這樣你就一日五觔合準了每月來打躉関了去馬道婆念了一聲阿彌陀佛慈悲

大菩薩賈母又命人來吩咐道已後大凡寶玉出門的日子拿幾串錢交給他小子們帶着遇見僧道窮苦之人好施捨的説畢那馬道婆又閑話了一回便又往各院各房問安閑逛了一回一時來至趙姨娘房内二人見過趙姨娘叫小髩頭到了茶來與他喫馬道婆因見炕上堆着些零碎綢緞彎角趙姨娘正粘鞋呢馬道婆道可是我正沒有鞋面子趙奶奶你有零碎緞子不拘什麼顏色弄一雙給我趙姨娘听説嘆口氣道你瞧瞧那裏頭還有那一塊是成樣的成樣的東西也到不了我手裡來有的沒的都在那裏你不嫌就挑兩塊子去那馬道婆見説

有各院各房接此方不覺突然

見者有分是也

果真挑了兩塊袖起來趙姨娘問道可是前兒我送了五百錢去在藥王跟前上供你可收了沒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趙姨娘嘆口氣道阿彌陀佛我手裏但凡從容些也時常的上箇供只是心有餘力量不足馬道婆道你只放心將來熬的環哥兒大了得箇一官半職那時你要做多大的功德不能趙姨娘聽了鼻子裏笑了一聲道罷罷再別說起如今就是箇樣兒我們娘兒們跟的上那一個也不是有了寶玉竟是得了個活龍他還是小孩子家長的

趙嫗數語可知玉兒之身分況在背後之言

得人意兒大人偏疼他些也還罷了我只不服

活現阿鳳

這個主兒一面說一面又伸出倆指頭來馬道

活現趙嫗

婆會意便問道可是璉二奶奶麽趙姨娘唬的忙摇手兒走到門前掀簾子向外看ヒ無人方（是心胆俱怕破）進來向馬道婆悄悄的說道了不得了不得提起這個主兒這一分家私要不教他搬送了娘家去我就不是個人馬道婆道我還用你說難道都看不出來也虧你們心里都不理論只憑他去到也妙趙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难道誰還敢（能）把他怎麽樣馬道婆聽說鼻子裏一笑半晌說道不是我說句造孽的話你們沒本事（賊婆操必勝之權趙嫗已墮其術中故敢直出明言可畏可怕）也難怪明不敢怎麽樣暗裏也就算計了還等到這時候趙姨娘聽這話有道理心裡暗ヒ的歡喜便問道怎麽暗里筭計我到有這心只是

阿彌陀佛四字念去此處可歎之至造孽之至可恨之至

没這樣的能幹人你若交給我這法子我大大的謝你馬道婆聽說這話打攏了一處他便又故意說道阿彌陀佛你快休來問我我那裡知道這些事罪過罪過趙姨娘道又來了你是最肯濟困扶危的人难道就眼睁睁的看着人家來攏佈死了我們娘兒兩個不成還是怕我不謝你馬道婆聽如此說便笑道若說我不忍叫你娘兒們受了委屈還猶可若說謝的這個字可是你錯打了法馬了就便是我希圖你的謝靠你又有什麼東西能打動了我趙姨娘聽這話口氣鬆了些便說道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也糊塗起來了你若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箇

遠一步却是近一步賊婆賊婆

探謝礼大小是如此說法可怕可畏

絶了明日這家私不怕不是我環兒的那時你要什麽不得馬道婆聽說依了頭半晌說道那時候事情妥當了又無憑據你還理我呢趙姨娘道這有何难如今我雖手裏没什麽也零零碎碎攢了幾兩梯已還有幾件衣服簪子你先拿了去下剩的我寫個欠銀子的文契給你你要什麽保人也有到那旹我照数給你馬道婆道果然這樣趙姨娘道這如何撒得謊說着便〔所謂狐羣狗黨大家難免省官〕叫過〔着眼〕一個心腹婆子来在耳根低下嘁嘁喳喳說了幾句話那婆子云去了一時回来果然寫了個五百兩的欠契来趙姨娘便印了手模〔痴婦痴婦〕走到厨櫃裡将梯已拿了出来與馬道婆看看道

寶玉乃賊婆之寄名兒況阿鳳乎三姑六婆之為害如此即賈母之神明在所不免其他只知吃齋念佛之夫人太君豈能防悔得來此作者一片婆心不避嫌疑特為寫出看官再四着眼吾家兒孫慎之戒之

這個你先拿了去做香燭供奉使費可好不好馬道婆看看白花花的一堆銀子又有欠契並不顧（有道婆作乾娘者來看此句 並不顧三字怕殺人千萬件惡事皆從三字生出來可怕可畏可警可長存戒之）青紅皂白滿口裏應着伸手先去接了銀子掖起來然後收了欠契（如此現成更可怕）又向褲腰里掏了半晌掏出十幾個紙鉸的青臉紅髮的鬼來並兩個紙人遞與趙姨娘又悄悄的道把他兩個的年庚八字寫在這兩個紙人身上一並五個鬼都掖在他們各人的床上就完了我只在家裏作法自有效驗千萬小心不要害怕正纔說完只見王夫人的丫環進來找道奶奶可在這裏太太等你呢二人方散了不在話下却說黛玉因見寶玉近日燙了臉總不出門到皆常在一

處說說話兒這日飯後看了二三篇書自覺無味便同紫鵑雪雁做了一回針線更覺得煩悶（所謂閒倚綉房吹柳絮是也）便倚着房門出了一回神信步出來看堦下新迸出的穉笋（竹笋根穉子無人見今得顰兒一見何幸如之）不覺出了院門一望園中回顧無（恐冷落園亭）人惟見花光柳影鳥語溪聲（花光柳故有是十數字也）（純用畫家筆寫）林黛玉信步便往怡紅院來只見幾個鬟頭舀水都在廻廊上圍着看畫眉洗澡呢（閨中女兒樂事）聽見房內有笑聲林黛玉便入房中看時原來是李宮裁鳳姐寶釵都在這裡呢一見他進來都笑道這不又來了一個林黛玉笑道今日齊全到像誰下帖子請來的鳳姐道前兒我打發人送了兩瓶茶葉去你往那去了黛玉笑道可是（諺云我正看會真記呢一笑）我到忘了多謝多謝鳳姐

又道你嚐了可還好不好沒有說完寶玉便道
論理可到罷了只是我說不大甚好可也不知
別人嚐着怎麼樣味到輕只是顏色不大狠好
鳳姐道那是暹羅進貢來的我嚐着也沒什麼
（卿愛因味輕也卿如何嗜得）
趣兒還不如我每日喫的呢黛玉道我喫着好
（起味厚之物耶）
寶玉道你果然吃着好把我這個也拿了去罷
鳳姐道你真愛吃我那裏還有呢林黛玉道果
真的我就打發人取去了鳳姐道不用取去我
叫人送來就是了我明日還有一件事求你一
同打發人送來黛玉聽了笑道你們聽聽這是
喫了他一點子茶葉就來使喚我來了鳳姐笑
道到求你你到說這些閒話你既喫了我們家

二玉事在賈府上下諸人即看書人批書人皆信定一段好夫妻書中常々每々道及

的茶怎麽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衆人聽了都

豈其不然嘆々

一齊笑起來黛玉便紅了臉一聲兒也不言語

回過頭去了宮裁笑向寶釵道真々我們二嬸

子的詼諧是好的林黛玉含羞笑道什麽詼諧

此句還要候查

不過是貧嘴賤舌討人厭惡罷了說着便啐了

一口鳳姐笑道你別做夢給我們家做了媳婦

大々一寫好接後文

你想想便指寶玉道你瞧人物兒門第配不上

還是根基配不上模樣兒配不上是家私配不上

那一點玷辱了誰呢林黛玉便起身要走寶釵

便叫道顰兒急了還不回來坐着走了到沒意

思說着便站起來拉住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

兩個人進來瞧寶玉李宮裁寶釵寶玉等都讓

砲兩個獨鳳姐只和黛玉說笑正眼也不看他寶釵方欲說話旹只見王夫人房内的丫頭來說舅太太來了請姑娘奶々們出去呢李宮裁聽了忙叫着鳳姐等要走周趙兩個也忙辭了寶玉出去寶玉道我也不能云去你們好歹别叫舅母進來又道林妹妹你先站一站我合你說一句話鳳姐聽了回頭向黛玉笑道有人叫你說話呢說着便把林黛玉往裡一推和李紈一同去了這裏寶玉拉着黛玉的袖子只是嘻

（是巳受鎮說不出來句得錯會了意）

嘻的笑心裏有話只是口里說不云來此時林黛玉只是禁不住把臉紅漲起來了掙着要走寶玉忽然噯喲了一聲說好頭疼林黛玉道該

（自代玉看書起分三段寫來真無容針之空如夏日烏雲四起疾閃長雷）

不絶不知雨落向時忽然霹靂一聲傾盆大注何快如之何樂如之真令人

阿彌陀佛只見寶玉大叫一聲我要死將身一

寧不叫絶

縱離地跳有三四尺高嘴裏乱嚷亂叫說起胡
話來了林黛玉並了頭們都唬慌了忙去報知
賈母王夫人等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這裏
都一齊來時寶玉越發拿刀弄杖尋死覓活的
賈母王夫人見了唬的抖衣亂顫且兒一聲肉
一聲慟哭起來于是驚動衆人連賈赦邢夫人
賈珍賈政賈璉賈蓉賈芸賈萍薛姨媽薛蟠並
家中一干家人上上下下裏裡外外衆媳婦

寫玉兄驚動若許多人忙乱正寫太君

嬛等都來園內看視登時亂麻一般正都沒個

一人之鍾愛耳看官勿被作者瞞

主見只見鳳姐兒手持一把明晃晃剛刀砍進
園來見雞殺雞見狗殺狗見人就要殺人

此處焉用雞犬然輝

（煌富麗非處家之常也雞犬閒〻始為兒孫千年之業故于此處必用雞犬二字方是一族騰〻大舍）

衆人亦發慌了周瑞媳婦忙帶着幾個有力量的膽壯的婆娘上去抱着奪下刀來擡回房去平兒豐兒等哭的淚天淚地賈政等心中也有些煩難顧了這裏丟不下那裡別人荒張自不必講獨有薛蟠（寫獃兄忙是愈覺忙中之愈忙且避正文之絮煩好筆伏寫得出）比諸人忙到十分去又恐薛姨媽被人擠倒又恐薛寶釵被人瞧見又恐香菱被人燥皮知道（從阿獃兄意中又）賈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工夫的因此忙的不堪（寫賈珍等一筆妙）忽一眼瞥見了林黛玉風流婉轉已酥倒在那（忙到容針不能以似唐突顰兒却是寫情字萬不能禁止者又可知）裏當下衆人七言八語有的說請端公（寫顰兒之丰神若仙子也於忙中寫閒真大手眼大章法）送祟的有的說請巫婆跳神的有的又荐什麼玉皇閣的張真人種〻喧騰不一也曾百般的

醫治祈禱問卜求神總無效驗堪堪的日落王子騰的夫人告辭去後次日王子騰自已親來[寫外戚亦避正文之繁]瞧問接着小史侯家邢夫人兄弟輩並各親眷都來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荐僧道的也都不見效他叔嫂二人越發糊塗不醒人事睡在床上渾身火炭一般口內無般不說到夜時那些婆娘媳婦丫頭們都不敢上前因此把他二人都抬到王夫人的上房[收拾得乾淨有着落]內夜間派了賈芸等帶着小子們挨次輪班看守賈母王夫人邢夫人薛姨媽等寸地不離只圍着干哭此皆賈赦賈政又恐哭壞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鬧的人口不安也都沒有主意賈赦還是各處去尋僧

覔道賈政見都不靈效着實懊惱（四字寫尽政老矣）因阻賈赦道兒女之數皆由天命非人力可強者他二人之病出於不意百般醫治不效想天意該當如此（念書人自應如是語）也只好由他們去罷賈赦也不理此話仍是百般忙亂那裏見些效驗看〻三日光陰那鳳姐和寶玉倘在床上一發連氣都將没了和家人口無不驚慌都説没了指望忙着將他二人的後世衣履都治備下了賈母王夫人賈璉平兒襲人這幾個人（補明趙嫗進怡紅爲作法也）更比諸人哭的忘食廢寢覓死尋活趙姨娘賈環等心中歡喜趣願到了第四日早辰賈母等正圍着他兩個哭時（語不驚人死不休此之謂也）只見寶玉睜開眼説道從今已後我可不在你家了快些

收拾打發我走罷賈母聽了這話就如同摘去心肝一般趙姨娘在傍勸道老太太也不必過餘悲痛了哥兒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兒的衣裳穿好讓他早些回去罷也免些苦只管捨不得他這口氣不斷他在那世裏也受罪不安生這些話還沒說完被賈母照臉啐了一口唾沫罵道爛了舌根的混賬老婆誰叫你來多嘴多舌的你怎麼知道他在那世受罪不安生怎麼見得不中用了你願他死了有什麼好處你别作夢他死了我只和你們要命素日都是你們調唆着逼他寫字念書（奇語所謂溺愛者不明然天生必有是一段文字的）把膽子唬破了見了他老子還不像箇避猫鼠兒

都不是你們這起淫婦調唆的這會子逼死了他你們遂了心了我饒那一個一面罵一面哭賈政在傍聽見這些話心中越發難過便喝退

（偏罵一頭不了又一頭之）

趙姨娘自己上來委婉解勸一番又有人來回

（文真步步緊之文）

說兩口棺材都作齊備了請老爺出去看賈母聽了如火上澆油一般便罵道是誰做了棺材一疊連聲只叫把做棺材的拉來打死正鬧的天翻地覆沒個開交只聞得隱隱的木魚聲响

（不費絲毫勉強輕輕收住數百言文字石頭記得力處全在此處以幻作真以真為幻看書人亦要如是看為本）

念了一句南無解冤孽菩薩又聽說道有那人口不安家宅顛倒或逢凶險或中邪祟不利者我們善能醫治賈母王夫人等聽見這些話那裡還耐得住便命人去快請來賈政雖不自在

耐賈母之言如何違拗又想如此深宅何得聽（作者是幻筆合屋俱是幻耳）的（爲能無聞）如此真切心中亦是（政老亦落幻中）希罕便命人請了進來衆人舉目看時原來是一箇癩頭和尚與一個瘸足道人（僧因鳳姐道因寶玉一絲不亂）只見那和尚是怎生模樣

鼻如懸膽兩眉長　目似明星蓄寶光
破衲芒鞋無住跡　腌臢更有滿頭瘡

看那道人又是怎生模樣但見

一足高來一足低　渾身帶水又拖泥
相逢若問家何處　却在蓬萊弱水西

賈政問（避俗套法）道你道友二人在那廟焚修那僧笑道長官不須多言因聞得尊府人口不利故特來醫治賈政道到有兩箇人中邪不知二位有何

符水那道笑道你家現放着希世奇珍如何到
還問我們有符水賈政聽這話有意思心中便
動了因說道小兒落草時雖帶了一塊寶玉下
來上面說能除邪祟誰知竟不靈驗那僧笑道
長官你那里知道那物的妙用只因如今被聲
色貨利所迷（石皆能迷可知其害不小覷者着眼方可讀石頭記）故此不靈驗了（讀書者觀之）
你今且取他出來待我們持誦持誦只怕就好
了賈政聽說便向寶玉項上取下那玉來遞與
他二人那和尚接了過來擎在掌上長嘆一聲
道青埂峯一別展眼已過十三載矣人世光陰
如此迅速塵緣滿日若似彈指（見此一句令人可嘆可驚不忍往後再看矣）可
羡你當時的那段好處

天不拘兮地不羈　心頭無喜亦無悲

所謂越不聰明越快活

却因鍛煉通靈後　便向人間覓是非

可嘆你今朝這番經歷

粉漬脂痕污寶光　綺櫳晝夜困鴛鴦

沉酣一夢終須醒　寃孽償清好散場

無百年的筵席

三次鍛煉焉得不成佛作祖

念畢又摩弄一回說了些瘋話遞與賈政道此物已靈不可褻瀆懸於卧室上檻將他二人安在一室之內除親身妻母外不可使外人沖犯三十三天之後包管身安病退復舊如初說着回頭便走了賈政趕着還說讓他二人坐了吃茶要送謝禮他二人早已出去了賈母等還只管使人去趕那裏有箇踪影少不淂依言将他

通靈玉聽癩和尚二偈即刻靈應抵却前回若於莊子反語錄机鋒偈子正所謂物各有主也

嘆不得見玉兄懸崖撒手文字為恨

二人就安在王夫人卧室之内将玉懸在門上王夫人親自守着不許别箇人進来至晚間他二人竟漸漸的醒來說腹中飢餓賈母王夫人（能領持頌故如此靈驗）等如得了珍寶一般旋熬了米湯來與他二人（昊天罔極之恩如何報得哭殺幼而長親者）喫了精神漸長邪祟少退一家子纔把心放下来李宮裁並賈府三艷薛寶釵林黛玉平兒襲人等在外間聽信聞得喫了米湯醒了人事別人未開口林黛玉先就念了聲阿彌陀佛寶釵（針对得々病時即一聲）便回頭看了他半日嗤的一笑衆人都不會意惜春問道寶姐姐好好的笑什麼寶釵笑道我笑如來佛比人還忙又要講經說法又要普度衆生這如今寶玉與二姐姐病又是燒香還愿

賜福消災今兒纔好些又要霞林姑娘的姻緣了你說忙的可笑不可笑黛玉不覺紅了臉啐了一口道你們這起人不是好人不知怎麼死再不跟着好人學只跟那些貧嘴惡舌的人學一面說一面摔簾子出去了

總批

先寫紅玉數行引接正文是不作開門見山文字

燈油引大光明普照菩薩大光明普照菩薩引五鬼魘魔法是一線貫成

通靈玉除邪全部只此一見却又不靈遇癩

和尚疲道人一點方靈應矣寫利欲之害
如此
此回本意是爲禁三姑六婆進門之害難以
防範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蜜意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話說寶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體強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服仍回大觀園內去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着家下小厮坐更看守晝夜在這裡那紅玉同衆丫嬛也在這裡守着寶玉彼此相見多日都漸漸的混熟了那紅玉見賈芸手裡拿的手帕子到像是自己從前吊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的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過用不着一切男人賈芸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要放下心內又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猶預不决神魂

不定之際忽听窓外問道姐〻在屋裡沒有紅
岔開正文却是為正文作引
玉聞听在窓眼内望外一看原来是本院的小
丫頭叫佳蕙的因荅說在家裡你進来罷佳蕙
听了跑進来就坐在床上笑道我好造化纔剛
交代井〻有法
在院子裡洗東西寶玉叫往林姑娘那裡送茶
葉花大姐〻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〻那里給
瀟湘常事出自別院婢口中反覺新鮮
林姑娘送錢来正分給他們的丫頭們呢見我
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也不知多少你
替我收着便把手帕子打開把錢倒了出来紅
玉替他一五一十的数了收起佳蕙道你這一
程子心裡到底覺怎庅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
兩日請一個大夫来瞧〻吃兩劑藥就好了紅

暗々言其紅玉之病與黛玉不同皆係情字上害出來的

玉道那里的話好々的家去作什麼佳蕙道我想起來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他要些來吃也是一樣

閑言中叙出代玉之弱草蛇灰線

紅玉道胡說藥也是混吃的佳蕙道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又懶吃懶喝的終久怎麼樣紅玉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死了到干淨

此句令人氣噎總在無可奈何上來

佳蕙道好々的怎麼說這些話紅玉道你那里知道我心裡的事佳蕙點頭想了一會道可也怨不得這個地方难站就像昨兒老太々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說跟着服侍的這些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完了愿叫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兒賞他們我筭年紀小上不去不得我也不怨像你怎麼也不筭

此處云比不得襲人乃羨襲人是宝玉之愛妾也為後文伏線無怪後來被逐

在裡頭我心裡就不服襲人那怕他得十個分
兒也不惱他原該的說良心話誰還敢比他呢
别說他素日殷勤小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拚
不得可氣晴雯綺霰他們這幾個都筭在上等
里去伏着老子娘的臉面衆人到捧着他去你
說可氣不可氣紅玉道也不犯着氣他們俗語
說的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誰守誰
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
那時誰還管誰呢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
的心腸由不得眼睛紅了又不好意思好端的
哭只得免強笑道你這話說的却是昨兒寶玉
還說明兒怎広樣収拾房子怎広樣做衣裳到

此時寫出此等言語令人墮泪

小々黄毛丫頭亦有這等病可見余前批不謬也

借佳蕙口中補出宝玉平日閑談之言

紅玉一腔委曲怨憤係身在怡紅不能遂志看官勿錯認為芸兒害相思也獄神廟紅玉茜雪一大回文字惜迷失無稿

像有幾百年的熬煎（却是小女兒口中無味之談實是寫寶玉不如一婢）紅玉听了冷笑了兩聲（文字又一頓）方要說話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丫頭子走進来手裡拿着些花様子並兩張紙說道這是兩個様子叫你描出来呢說着向紅玉擲下回身就跑了紅玉向外問道到底是誰的也等不的說完就跑誰蒸下饅頭等着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丫頭在窓外只說得一聲是綺大姐〻（又是不合式）的抬起（言擢心語）脚来咕咚〻（活現）又跑（活現之文）了紅玉便賭氣把那様子擲在一邊向抽屉内找筆找了半天都是禿了的因說道前兒一支新筆放在那裡了怎庅一時想不起来一面說一面（總是畫境）出神想了一會方笑道是了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

了便向佳蕙道你替我取了来佳蕙道花大姐姐還等着我替他抬箱子呢你自取去罷紅玉道他等着你你還坐着閑打牙兒我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着你了壞透了的小蹄子説着自已便出房来出了紅怡院一徑往寶釵院内来剛至沁芳亭畔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嬷〻（奇文真〻令人不得机關）從那邊走来紅玉立住問道李奶〻你老人家那去了怎打這裡来李嬷〻站住將手一拍道你説説好〻的又（囫圇不解語）看上了那個種樹的什麽芸哥兒雨哥兒（奇文神文）的這會子逼着我叫了他来明兒叫上房（更不解）裡听見可又是（是遂心語）不好紅玉〻笑道你（妙的是老嫗口氣）老人家當真〻的就依着他去叫了李嬷〻道可怎麽樣呢

紅玉笑道那一個要是知道好歹（更不觧）就回不進来總是（是私心語神妙）李嬷嬷道他又不痴為什庅不進来紅玉道既是来了你老人家該同他一齊来回来叫他一個人亂硼可是不好呢（總是私心語要直問又不敢只用這等語漫〻）李嬷嬷（奎幽有神理）道我有那樣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了他回来打發個小丫頭子或是老婆子帶進他来就完了說着拄着拐一逕去了紅玉听說他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筆（總是不言神情另出花樣）一時只見一個小丫頭子跑来見紅玉站在那里便問道林姐姐你在這里作什庅呢紅玉抬頭見是小丫頭子墜兒（墜兒者贅兒也人生天地間已是贅疣况又生許多冤情孽債嘆）紅玉道那去墜兒道叫我帶進芸二爺来說着已徑跑了這裡紅

玉剛走至蜂腰橋門前只見那邊墜兒引着賈芸來了妙不說紅玉不走亦不說走只說剛走到三字可知紅玉有私心矣若說出必定不走必定走則文字死板亦且稜角過露非寫女兒之筆也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紅玉一溜那紅玉只粧作和墜兒說話也把眼去一溜賈芸四目恰相對時紅玉不覺臉紅了看官至此須掩卷細想上三十回中篇篇句句點紅字處可與此處想如何一扭身往蘅蕪院去了不在話下這里賈芸隨着墜兒逶迤來至怡紅院中墜兒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領賈芸進來賈芸看時只見院內畧略的有幾點山石種着芭蕉那邊有兩隻仙鶴在松樹下剔翎一溜迴廊上吊着各色籠子各色仙禽異鳥上面小小五間抱厦一色雕鏤新鮮花樣隔扇上面懸着一個匾額四個大字題

道是怡紅快綠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是文若僧繇点睛〕可知原来匾上是恁樣四個字〔傷哉眼眼便紅稀綠瘦矣嘆嘆〕正想着只听裡〔之龍破壁飛去焉得不拍案叫絕〕面隔着紗窓子笑道快進来罷我怎麽就忘了你兩三個月賈芸听的是寶玉的聲音連忙進入房内抬頭一看只見金〔器皿叠叠〕碧輝煌文〔陳設壘壘〕章烱灼却〔武夷九曲之文〕看不見寶玉在那里一回頭只見左邊立着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般大的十五六歲的丫頭来說請二爺裡頭屋里坐賈芸連正眼也不敢看連忙荅應了又進一道碧紗廚只見一張小小填漆床上懸着大紅銷金撒〔這是等芸哥看故作欵式若果〕花帳子〔真看書在隔紗窓子說話時已放下了玉兄若見此批必云老貨他處處不放鬆我〕寶玉穿着家常衣服靸着鞋倚在床上拿着本書看見他進来將書擲下早堆着笑立

批書者真◯敬孜孜筆乎

起身来賈芸忙上前請了安寶玉讓坐便在下（可恨可恨回思將余比作釵顰等乃一知己余何幸也一笑）面一張椅子上坐了寶玉笑道只從那日見了你我叫你往書房裡来誰知接接連連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總是我無福偏偏又遇着叔叔身上欠安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寶玉道大好了我到听見說你辛苦了好幾天賈芸（不論不理通合字樣口氣逼肖）道辛苦也是該當的叔叔大安了也是我們一（可嘆可嘆）家子的造化說着只見有個丫嬛端了茶来與（前寫不敢正眼今又如此寫是用茶来有心）他那賈芸口裡和寶玉說着話眼睛却溜瞅那（人故留此神于接茶時站起方不突然）丫嬛細條身材容長臉面穿着銀紅襖子青緞（水滸文法用的恰當是芸哥眼中也）背心白綾細摺裙不是别人却是襲人那賈芸自從寶玉病了他在裡頭混了兩天他却把那

有名人口認記了一半（一路總是賈云是個有心人一絲不亂）他也知道襲
人在寶玉房中比別個不同今見他端了茶来
寶玉又在傍邊坐着便忙站起来笑道姐姐怎
庅替我到起茶来我来到叔叔這里又不是客
讓我自己到罷了（摠寫賈云乖覺一絲不亂）寶玉道你只管坐着
罷丫頭們跟前也是這樣賈芸笑道雖如此說
叔叔房裡姐姐們（紅玉何以使得）我怎庅敢放肆呢一面說一
面坐下喫茶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
話（妙極是極況寶玉又有何正緊可說的）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
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標緻誰家酒席豐
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有異物（幾個誰家自北靜王公侯駙馬諸大
家包括盡矣寫盡紈袴口角）那賈芸口裡只得順着他說說了一回

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了便起身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兒閑了只管来仍命小丫頭子墜兒送他出去出了怡紅院賈芸見四顧無人便把脚慢慢的停着些走口裡一長一短和墜兒說話先問他幾歲了名子叫什庅你父母在那一行在寶叔房內幾年了一個月多少錢共總寶叔房內有幾個女孩子那墜兒見問一椿椿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剛纔那個與你說話的他可是叫小紅墜兒笑道他到叫小紅你問他作什庅賈芸道方纔他問你什庅手帕子我到揀了一塊墜兒听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幾遍可有看見他的帕子我有那那們大工夫管這些

漸〻入港

事今兒他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着了他還謝
我呢纔在蘅蕪院門口說的二爺也听見了不
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着了給我罷我看他
拿什庅謝我原来上月賈芸進来種樹之時便
揀了一塊羅帕便知是所在園内的人失落的
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兒听見
紅玉問墜兒便知是紅玉的心内不甚喜幸又
見墜兒追索心中早已得了主意便向袖内将
自已的一塊取了出来向墜兒笑道我給是給
你你若得了他的謝禮可不許瞞着我墜兒滿
口裡答應了接了手帕子送出賈芸回来找紅
玉不在話下（至此一頓狡猾之甚原非書中正文之人寫来門色耳）如今且說寶玉打

發了賈芸去後意思懶懶的歪在床上似有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來坐在床沿上推他說道怎庅又要睡覺悶的狠你出去逛逛不是寶玉見說便拉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笑道〔不答的妙〕快起來罷一面說一面拉了寶玉起來寶玉道可往那里去呢怪膩膩煩煩的襲人道你出去了就好了只管這庅葳蕤越發心裡煩膩寶玉無精打彩的只得依他恍出了房門在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出至院外順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只見那邊山坡上两隻小鹿箭也似的跑来寶玉〔余亦不解〕不解何意正自納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兒追了下〔前文〕来一見

寶玉在前面便站住了笑道二叔〻在家裡呢
我只當出門去了寶玉道你又淘氣了好〻的
射他作什庅賈蘭笑道這會子不念書閑着作
（奇文奇語默思之方意會為玉兄毫無一正事只知安富尊榮而寫）
什庅所以演習演習騎射寶玉道把牙栽了那
時纔不演呢說着順着腳一逕來至一個院門
（無一絲心跡反）
前只見鳳尾森森龍吟細細（與後文落葉蕭〻寒烟漠〻一對可傷可嘆）舉目望
（似初至者故擬有忘形忘情話來）
門上一看只見匾上寫着瀟湘館三字寶玉信
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至窗前覺
（寫得出寫得出）
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寶玉便將
臉貼在紗窗上往裡看時耳內忽聽得
（未曾看見先聽見有神理）
（用情忘情神化之文）
細細的長嘆了一聲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寶
玉听了不覺心內癢將起來再看時只見黛玉

在牀上伸懶腰〔有神理真〻畫出〕寶玉在窗外笑道為什庅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一面說一面掀簾進來了林黛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翻身向裡粧睡着了寶玉纔走上來〔一絲不漏且避若干咬嚼之文〕要搬他的身子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都跟了進來說妹〻睡覺呢等〔妙極可知代玉是怕寶玉去也〕醒了再請來剛說着黛玉便翻身向外坐起來笑道誰睡覺呢那兩三個婆子見黛玉起來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着了說着便叫紫鵑說姑娘醒了進來伺候一面說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鬢髮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作什庅(余代)寶玉(答云)見(來看)他星(看)眼(妹)微(妹)餳(說)香(說)腮(話)代(兒解)赤不(解)覺(妹)神(妹的)魂(午倦)早蕩(可好不好)一

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總說什庅黛玉道我沒說什庅寶玉笑道給你個榧子呢我都听見了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鵑進来寶玉笑道紫鵑把你們的好茶到碗我吃紫鵑道那里是好的呢要好的只是等襲人来黛玉道别理他你先給我舀水去罷紫鵑笑道他是客自然先到了茶来再舀水去說着到茶去了寶玉笑道好丫頭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叠被鋪床林黛玉登時撂下臉来說道二哥哥你說什庅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什庅黛玉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頭听了村話来也說給我听看了混賬書也来拿我取笑兒我成了替爺們解悶的一

真正無意忘情

我也要怯

九

面哭着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寶玉不知要怎樣心下慌了忙赶上来好妹妹我一時該死你别告訴去我再要敢我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頭正説着只見襲人走来説道快回去穿衣服老爺叫你呢寶玉听了不覺的打了個焦雷一般（不止玉兒一驚即阿顰亦不免一唬作者只顧寫来收拾二玉之文忘却顰兒也想作者亦似寶玉道西廂之句忘情而出也）也顧得别的急忙回来穿衣服出園来只見焙茗在二門前等着寶玉便問道是作什庅焙茗道爺快出来罷横竪是見去的到那裡就知道了一面説一面催着寶玉轉過大廳寶玉心裡還自孤疑只听墻角邊一陣呵呵大笑回頭看時見是薛蟠拍着手跳了出来笑道要不説姨父叫你你那裡出来的這庅快（如此戲弄非獃兄無人欲釋二玉非此戲弄不能立解勿得泛泛看過）（不知作者胸中有多少丘壑）焙茗也笑着

跪下了寶玉怔了半天方觧過来是薛蟠哄他出来薛蟠連忙打躬作揖陪不是又求不要难為了小子都是我逼他去的寶玉也無法了只好笑因説道你哄我也罷了怎庅説我父親呢我告訴姨娘去評評這個理可使得庅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為求你快些出来就忘了忌諱這句話改日你也哄我説我的父親就完了寶玉道噯：越發該死了又向焙茗道反叛肏的還跪着作什庅焙茗連忙叩頭起来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明兒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他不知那裡尋了来的這庅粗這庅長粉脆的鮮藕這庅大

（冩粗豪無心人畢肖）

的大西瓜這庅長的一尾新鮮的鱘魚這庅大的一個暹羅國進貢的靈栢香燻的暹猪你說他這四樣禮可難得不難得那魚猪不過貴而难得這藕和瓜虧他怎庅種出来的我連忙孝敬了母親赶着給你們老太太姨父姨母送了（獃兄亦有此語批書人至此誦往生咒至恒河沙數也）此去如今留了此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此語令人哭不得笑不得亦真心語也）左思右想除我之外惟有你還配吃所以特請你来可巧唱曲兒的一個小子又纔来了我同你樂一日何如一面說一面来至他書房裡只見詹光程日興胡斯来單聘仁等並唱曲兒的都在這裡見他進来請安的問好的都彼此見過了吃了茶薛蟠即命人擺酒来話猶未了衆小廝

七手八脚攞了半天纔停當歸坐寶玉果見瓜藕新異因笑道我的壽禮還未送来到先饒了薛蟠道可是呢明兒你送我什麽寶玉道我可有什麽可送的若論銀錢喫穿等類的東西究竟還不是我的惟有或寫一張字畫一張畫纔筭是我的

誰說得出經過者方說得出嘆々

薛蟠笑道你題畫兒我想起来了昨兒我看人家一張春宮畫的着實好上面還有許多的字我也沒細看只看落的欵原来是庚黃畫的真真好的了不得

奇文奇文

寶玉听說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畫也都見過些那裡有個庚黃想了半天不覺笑将起来命人取過筆来在手心裡寫了兩個字又問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黃薛

閑事順筆罵死不學之紈袴嘆嘆

蟠道怎麼看不真寶玉將手一撒與他看道别是這兩個字罷其實與庚黃相去不遠衆人都看時原来是唐寅兩個字都笑道想必是這兩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自覺沒意思笑道誰知他糖銀果銀的正說着小厮来回馮大爺来了寶玉便知是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来了薛蟠等一齊都叫快請話猶未了

一派英氣如在紙上特為金閶潤色也

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來衆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笑道好呀也不出門了在家裡高樂罷寶玉薛蟠都笑道一向少會老世伯身上康健紫英荅道家父到也托庇康健近来家母偶着了些風寒不好了兩天薛蟠見他面上有些

青傷便笑道這臉上又和誰揮拳的掛了幌子了馮紫英笑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傷了我就記了再不漚氣如何又揮拳這個臉上是前日打圍在鉄網山教兎虎捎一翅膀寶玉道幾時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前兒也就回来了寶玉道怪道前兒初三四兒我在㚘兄家赴席不見你呢我要問不知怎麼就忘了单你去了還是老㚘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無法兒去罷了难到我閑瘋了咱們幾個人喫酒听唱不樂尋那個苦惱去這

似又伏一大事樣英俠人累累如是令人猜摹

一次大不幸之中又大幸薛蟠衆人見他喫完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慢的說馮紫英听

說便立起身来說道論禮我該陪飲幾杯纔是只是令兒有一件大大要緊事回去還要見家父面回實不敢領薛蟠寶玉衆人那裡肯依死拉着不放馮紫英笑道這又奇了你我這些年那一回有這個道理的果然不能遵命若必定叫我領拿大杯来我領兩杯就是了衆人听說只得罷了薛蟠執壺寶玉把盞斟了兩大海那

令人快活煞

馮紫英站着一氣而盡寶玉道你到底把這個不幸之幸說完了再走馮紫英笑道令兒說的也不盡興我為這個還要特治一東請你們去細談一談二則還有所懇之處說着執手就走薛蟠道越發說的人熱剌剌的丢不下多早晚

纔請我們告訴了也免的人猶預馮紫英道多者十日少則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衆人回來依席又飲了一回方散（收拾得好）寶玉回至園中襲人正記掛他去見賈政（生員切己之事時刻難忘）不知是禍是福只見寶玉醉醺醺的回來問其原故寶玉一一向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掛肚的等着你且高樂去也到底打發人來給個信兒寶玉道我何嘗不要送信兒只因馮世兄来了就混忘了正說着只見寶釵走進來笑道偏了我們新鮮東西了寶玉笑道姐姐家的東西自然先偏了我們了寶釵搖頭笑道昨兒哥哥到特特的請我喫我不喫他叫他留着送人請人罷我知道我

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個說着了姊到了茶來〔暗對數兒言寶玉配吃語〕喫茶說閑話見不在話下却說那林黛玉聽見賈政叫了寶玉去了一日不回來心中也替他〔本是切己事〕憂慮至晚飯後聞得寶玉來了心裡要找他問〔數兒比席的是合扣莛也一咲〕是怎麼樣了一步步行來見寶釵進寶玉的院〔石頭記是最好看處此等章法〕內去了自己也便隨後走了來剛到了沁芳橋只見各色水禽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來但見一個個文彩炫燿好看異常因而站[illegible]看了一回再往怡紅院來只見院門關着黛玉便以手扣門誰知晴雯和碧痕正拌了嘴沒好氣忽見寶釵來了那晴雯正把氣移在寶釵身上正在院內報怨說有事沒事跑了來坐着叫〔把寶釵如此寫法〕

頻卿天真爛熳使我負此四字不待再向不能無怨矣及至後話代玉豈得不氣悵耶
此批欠細此文明了寫寶釵在寶玉院中而晴文說都睡下了又說二爺分付一槩不准放人進來此正代玉驗心處也其實恨寶釵与寶玉兩正因

我們三更半夜不得睡覺忽听又有人叫門晴雯越發動了氣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都睡下了明兒再來罷林黛玉素知了頭們的情性他們彼此頑要慣了恐怕院內的了頭沒听真是他的聲音只當是別的了頭們了所以不開門因而又高聲說道是我還不開麼晴雯偏生還沒听出来便使性子說道憑你是誰二爺分付的一槩不准放人進來呢林黛玉听了不覺氣怔在門外待要高聲問他鬪起氣来自巳又回思一番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樣到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栖如今認真淘氣也覺沒趣一面想一面又滚

指明人則暗寫

犯代玉一如此寫明

不知人則明寫

想代玉高聲亦不過你我平常說話一樣耳況晴雯素昔浮躁多氣之人如何辨得出此刻須得批書人又唱大江東的喉嚨嚷着是我林代玉叫門方可又想若開了門如何有後面許多好字樣好文章看官者意為是否

寄食者着眼況顰兒何等人乎

豪性頰得十分
是十分圖海

下泪珠来正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沒主意只听裡面一陣笑語之聲細听了一听竟是寶玉寶釵二人林黛玉心中亦発動了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来必竟是寶玉惱我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當告你去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就惱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来难道明兒就不見面了（可憐殺可疼殺余亦泪下）越想越傷感也不顧蒼苔露冷花径風寒獨立墻角邊花陰之下悲悲戚戚嗚咽起来原来這林黛玉秉絶代姿容具希世俊美（沉魚落雁閉月羞花来来哭止的一咲）不期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朶上的宿鳥棲鴉一聞此聲俱忒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听真是花魂默默無情緒鳥夢痴痴何處驚

因有一首詩道

顰兒才貌世應希　獨抱幽芳出繡閨
嗚咽一聲猶未了　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听吱嘍一聲院門開處不知是那一個来且看下回

每閱此本掩卷者十有八九不忍下閱看完想作者此時泪下如豆矣

此回乃顰兒正文故借小紅許多曲折瑣瑣之筆作引

怡紅院見賈芸寶玉心内似有如無賈芸眼中應接不暇

鳳尾森森龍吟細細八字一縷幽香從碧紗窓中暗暗透出又細細的長嘆一聲等句方引出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仙音妙音俱

純化工夫之筆

二玉這文字作者亦在無意上寫來所謂信手拈来無不是〻也

收拾二玉文字寫顰無非哭玉再哭慟哭玉只以陪事小心軟求慢懇二人一笑而止且書内若此亦多〻矣未免有犯雷同之病故險語結住使二玉心中不得不將現事拋却各懷以驚心意再作下文

前回倪二紫英湘蓮玉菡四樣俠文皆得傳真寫照之筆惜衛若蘭射圃文字迷失無稿嘆〻

晴雯遷怒係常事耳寫于叙顰二卿身上與

踢襲人打平兒之文令人于何處設想着
筆
黛玉望怡紅之泣是每日家情思睡昏〻上
來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響處只見寶釵出來了寶玉襲人一羣人送了出来待要上去問着寶玉又恐當着衆人問羞了他到不便因而閃過一傍讓寶釵去了寳玉等進去關了門方轉過來猶望着門洒了幾點淚自覺無味便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卸了殘粧紫鵑雪雁素日知道他的情性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嘆且好端端的不知爲了什麽便常常的就自淚自乾先時還解勸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了委屈用話來寬慰解勸誰知後來一年一月

竟常常的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也都不理論（補蕭湘館常文也）了所以沒人去理由他去悶坐只管睡覺去了那林黛玉倚着床欄杆兩手抱着膝眼睛含着（畫美人秘訣）淚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三更多天方（木是旃檀泥是金沙方可）纔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尚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餞花神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花皆卸花神退位須要餞行然閨中更興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女孩子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杆旄旌幢的都用彩線繫了每一顆樹每一枝花上都繫上了

這些事物滿園中繡帶飄飄花枝招展更又兼（數句大觀園景倍勝省親一回在一園人俱得閑〻尋樂上看）
這（彼時只有元春一人閑耳）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妒鶯慚（桃杏燕鶯是這樣用法）一時也道
不盡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等並
巧姐大姐香菱與衆丫鬟們都在園內頑耍獨
不見林黛玉迎春因說道林妹妹怎麽不見好
個懶丫頭這會子還睡覺不成寶釵道你們等
着我去鬧了他來說着便丢下衆人一直的往
瀟湘館來正走着只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
也來了見寶釵問了好說了一回閑話寶釵回
身指道他們都在那裏呢你們找去罷我叫林姑娘
去就來說着便往瀟湘館來忽見寶玉進去了（安排一處好寫一處正一張口難說兩家話也）
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寶玉合黛玉是從

小一處長大他二人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
笑喜怒無常况且黛玉素習猜忌好弄小性况
此刻自己也進去一則寶玉不便二則黛玉嫌疑
（道尽代玉每〻小性全不在寶釵身上）
到是回來的妙想畢抽身要尋别的姊妹去忽
見面前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的
（可是一味知書識礼女夫子行止寫）
迎風翩躚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來頑耍遂
（寶釵無不相宜）
向袖中取出扇子來向草地下來撲只見那一
雙蝴蝶忽起忽落來來往往穿花渡柳將欲過
河到引的寶釵躡手躡脚的一直跟到池中的
滴翠渟香汗淋漓嬌喘細細也無心撲了剛欲
（無閑紙閑筆之文如此）
回來只聽亭子裏面嘁〻喳〻有人說話原來
這亭子四面俱是遊廊曲橋盖在池中週圍都

是刁鏤隔子糊着紙寶釵在亭外聽見說話便站住往裏聽只聽說道你瞧々這手帕子果然是你丢的那塊你就拿着要不是就還芸二爺去又有一人道可不是那塊拿來給我罷又聽說道你拿什麼謝我呢难道白尋了來不成又荅道我既許了謝你自然不哄你又聽說道我尋了來給你自然謝我但只是揀的人你就不拿什麼謝他又回道你別胡說他是箇爺們家揀了我們的東西自然該還的叫我拿什麼給他呢又聽說道你不謝他我怎麼回他呢况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沒謝的不許給你呢半晌又聽荅道也罷拿我這箇給他就算謝

他的罷你要告訴別人呢須說箇誓来又聽道
我要告訴一箇人就長一個疔日後不得好死
又聽說道噯喲偺們只顧說話看有人来悄悄
的在外頭聽見不如把這隔子都推開了便是
有人見偺們在這裏他們只當我們說頑話呢
若走到跟前偺們也看的見就別說了寶釵在
外面聽見這話心中喫驚想道怪道從古至今
四字寫寶釵守身如此
那些奸滛狗盜之人心机都不錯這一開了見
我在這裏他們豈不燥了况總說話的語音兒
大似寶玉房裏的紅兒他素習眼空心大最是
箇頭等刁讚古怪的東西今兒我聽了他的短
兒一旹人急遣反狗急跳墻不但生事而且我

還沒趣如今便趕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個金蟬退殼的法子猶未想完只聽咯吱一聲寳釵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顰兒我看你往那裏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趕那亭子裏的紅玉墜兒剛一推窗只見寳釵如此說着往前趕兩個人都唬怔了寳釵反向他二人笑道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裏了墜兒道何曾見林姑娘了寳釵道我纔在河邊看着他在這裏蹲着弄水兒的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還沒走到跟前他到看見我了朝東一遶就不見了必是藏在這裡頭了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裏說道一定又是在那

山子洞裏去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裡又好笑這件事算遮過去了不知他（真弄嬰兒輕便如此即余至此亦要發笑）二人是怎麼樣誰知紅玉見了寶釵的話便信以爲真（寶釵身分）讓寶釵去遠便拉墜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裏一定聽了話去了墜兒聽說也半日不言語紅玉又道這可怎麼樣呢（二句係代玉身分）墜兒道便聽見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的就完了紅玉道若是寶姑娘聽見還到罷了林姑娘嘴裏又愛尅薄人心裡又細他一聽見了倘或走露了怎麼樣呢二人正說着只見文官香菱司棋待書等上亭子來了二人只得掩住這話且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站在山坡上招手叫紅玉

紅玉連忙棄了衆人跑至鳳姐前笑問奶奶使喚作什麽鳳姐打諒了一打諒見他生的干凈俏麗說話知趣因說道我的了頭今兒沒跟進来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来使喚個人出去可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全紅玉道奶〻有什麽話只管吩咐我說去若說不齊全（操必勝之權紅兒机）悮了奶奶的事憑奶〻責罰罷了（括志量自知能應阿鳳使令意）鳳姐笑道你是誰房裡的我使出去他回来找你我好替你答應紅玉道我是寶二爺房裡的鳳姐聽了笑道嗳喲你原来是寶玉房裏的怪道呢也罷了（嗳喲怪道四字一是玉兒手下無能爲者前文打諒生的干淨俏麗四字合而觀之小紅則活現于紙上矣）你到我家告訴你平姐〻外頭屋裏棹子上汝窑盤子架兒底下放着一卷銀子那是一百二

十兩給繡匠的工價等張材家的來要當面稱
給他瞧了再給他拿去再裡頭屋裏床上有個
小荷包拿了來給我紅玉听了徹身去了回來
只見鳳姐不在這山坡上了因見司碁從山洞
裏出來站着繫裙子便上來問道姐〻不知道
二奶〻往那去了司碁道沒理論紅玉聽了又
往四下裡看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看魚
紅玉便走來陪笑問道姑娘們可看見二奶奶
沒有探春道往大奶〻院里找去紅玉聽了總
往稻香村來頂頭只見晴雯綺霰碧痕紫綃麝
月待書入畫鶯兒等一羣人來了晴雯一見了
紅玉便說道你只是瘋罷花兒也不澆雀兒也

不喂茶爐子也不籠就在外頭往紅玉道昨兒
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過一日再澆罷我喂
每一人問俱是不受用意
雀兒的時候姐姐還睡覺呢碧痕道茶爐子呢
紅玉道今兒不是我籠的班兒有茶沒茶別問
我綺霰道你聽聽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往
去罷紅玉道你們再問ㄟ我往了沒有二奶ㄟ
非小紅誇耀係爾等逼出來的離怡紅意已定矣
纔使喚我說話取東西去的說着將荷包舉給
衆女兒何苦自討之
他們看方沒言語了大家分路走開晴雯冷笑
道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不放
在眼裏不知說了一句半句話名兒姓兒知道
了不曾呢就把他興的這樣這一遭兒半遭兒
的筭不得什麼過了後兒還得聽呵有本事的

從今兒出了這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總算得一面說着走了這裏紅玉聽說也不便分証只得忍着氣來找鳳姐到了李氏房中果見鳳姐在那裏說話兒呢紅玉便上來回道平姐姐說奶奶剛出來了他就把銀子收起來了〔交代不在盤架下了〕纔張材家的來取當面稱了給他拿去了說着說着將荷包遞了上來又道平姐姐叫回奶奶說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的平姐〻就把這話按着奶奶的主意打發他去了鳳姐笑道他怎麼按我的主意打發去了〔可知前紅玉云就把那按奶〻的主意主意是歛儉但恐果替耳〕紅玉道平姐〻說我們奶奶問這裏奶奶好〔何爲有是問彼能細答〕原是我們二爺不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奶奶

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
来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人来說舅奶奶
帶了信来了問奶奶好還要和這裏的姑奶奶
尋兩丸延年神驗萬全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
来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裡明兒有人去就順
路給那邊舅奶奶帶去的話未說完李紈笑道
噯喲喲這話我就不懂了什麼奶奶爺爺的一
大堆鳳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門子
的話呢說着又向紅玉笑道好孩子難為你
說的齊全別像他們扭扭揑揑蚊子似的嫂子
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這幾個人之外
我就怕和別人說話他們必定把一句話拉長

又一門　又一門　又一門
紅玉今日方遂
心如意却為寶玉後伏線

了作兩三截兒咬文咬字拿着腔哼哼唧唧的急的我冒火先時我們平兒也是這麼着我就問着他必定粧蚊子哼哼難道就是美人了說了幾遭纔好些了李宮裁笑道都像你破落戶纔好鳳姐又道這個丫頭就好（紅玉听見了庚）方纔說話雖不多聽那口（紅玉此刻心內想可惜晴雯等不在傍）氣就簡斷說着又向紅玉笑道你明兒伏侍我去罷我認你作女兒我再調理調理你就出息了紅玉聽了撲嗤一笑鳳姐道你怎麼笑你說我年輕比你能大幾歲就作你的媽了你別做春夢呢你打聽打聽這些人都比你大的大的趕着我叫媽我還不理呢紅玉笑道我不是笑這個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了我媽

是奶奶的女兒這會子又認我作女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宮裁道你原來不認得他他就是林之孝之女（管家之女而晴卿輩擠之招禍之媒也）鳳姐聽了十分詫異因笑問道哦（傳神）原來是他的丫頭又笑道林之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扎不出一聲兒來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到是配就了的一對夫妻一雙天聾地啞（用得是阿鳳口角）那裡承望養出這麼個伶俐丫頭來你十幾歲了紅玉道十七了又問名子紅玉道（真〻不知名可嘆）原叫紅玉的因為重了寶二爺如今叫紅兒了鳳姐聽了將眉一皺把頭一回討人嫌的狠得了玉的宜似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說道既這麼着肯跟我還和他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裏誰是

在徐本作再。

誰你替我好好的挑兩個了頭我使他一般的
答應他饒不挑到把他這女孩子送了別處去
难道跟我必定不好李紈笑道你可是又多心
了他進來在先你說話在後怎麼怨得他媽呢
鳳姐道既這麼着明兒我和寶玉說叫他在要（有悌弟之心）
人叫這了頭跟我去可不知本人愿意不愿意（縱是進鳳紅玉十分心事）
紅玉笑道愿意不愿意我們不敢說只是跟着（好答可知兩處俱是主兒）
奶奶我們也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且係本心本意獄神廟回內）
事也得見識見識剛說着只見王夫人的了頭
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宮裁去了紅玉回怡紅院
不在話下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寐次日
起遲了聞得眾姊妹都在園中作餞花會恐人

笑他癡癩連忙梳洗了出來剛到了院中只見寶玉進門來了笑道好妹々昨兒可告我不曾（明知無是事不得不作開設）（不見寶玉何煩斷無此一段閒）叫我懸了一夜心林黛玉便回頭叫紫鵑道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紗屜子看那大燕子回來（言挺在欲言不言難禁之意了却情々之正文也）把簾子放下來拿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爐罩上一面說一面仍往外走寶玉見他這樣還認作是昨日（果真不錯）中晌的事那知晚間的這段公案還打恭作揖的黛玉正眼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門一直找別的姊妹去了寶玉心中納悶自己猜疑看起這會光景來不像昨日的事但只昨日我回來的晚了又沒見他再沒有冲撞了他的去處一面想一面走又猶不得趕後面追了來

只見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僊鶴見黛玉來了三個一全站着說話兒又見寶玉来了探春便笑道寶哥〻身上好整〻三天沒見了寶玉笑道妹〻身上好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呢探春道哥哥往這裡来我和你說話寶玉聽說便跟了他来到一棵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這幾天老爺可叫你沒有寶玉道沒有叫探春道昨兒我恍惚听見說老爺叫你出去的寶玉笑道那想是別人听錯了並沒叫的探春又笑道這幾個月我又攢下有十来吊錢了你還拿去明兒逛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書籍卷冊輕巧頑意兒給我帶些来寶玉道我這麼城裏城

橫雲截嶺好極妙極二玉文原不易寫石頭記得力處在茲

老爺叫寶玉再無喜事故園中合宅皆知

非謊也避繁也

外大廊小廟的逛也沒見個新奇精緻東西左
不過是金玉銅器沒處撂的古董再就是紬緞
喫食衣服了探春道誰要那些像你上回買的
那柳條兒編的小籃子整竹子根摳的香盒子
膠泥垛的風爐兒這就好把我喜欢的什庅似
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都當寶貝似的搶了去
了寶玉笑道原来要這個這不值什庅拿五百
錢出去給小子們（是論物是論人看官着眼）管拉兩車来探春道小廝們
知道什庅你揀那朴而不俗直而不作者這些
東西你多ヒ的替我帶了来我還像上回的鞋
作一雙你穿比那雙還加工夫如何呢寶玉笑
道你提起鞋来我想起故事来那一回我穿着

可巧遇見了老爺就不受用問是誰做的我那裏敢提三妹妹三個字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的生日是舅母給的老爺听了是舅母給的纔不好說什麽半日還說何苦來虛耗人力作踐綾羅作這樣的東西因而我回來告訴襲人襲人說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報怨的了不得正緊兄弟鞋搭拉襪搭拉的沒人看見且作這些東西探春聽說登時沉下臉來道你說這話糊塗到什麽田地怎麽我是該做鞋的人麽環兒難到沒有分例的沒有人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丫頭一屋子怎麽報怨這些話給誰听呢我不過閑着沒有事做一隻半雙的愛給那箇

何至如此寫妬婦信口逗

哥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這也是他氣寶玉聽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裏自然又有個想頭了探春聽說一發動了氣把頭一扭說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想頭自然有的不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這麼想我只管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槩不管就是姊妹兄弟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合誰好什麼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理論他我不該說他但他特昏憒的不像了還有笑話兒呢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替我帶那頑的東西過了兩天他見了我也是說沒錢使怎麼難我也不理論誰知後來丫頭們出去了他就報怨起我來說我

開一步妙

攢了錢為什麼給你使到不給環兒使了我聽
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來往太太屋裡
去了正說着只見寶釵那邊笑道說完了來罷
顯見的是哥哥妹妹了去下別人且說梯已去
我們听一句兒就使不得了說着探春寶玉二（兄妹話雖久長心事總未必歇接得好）
人方笑着來了寶玉因不見林黛玉便知他是
躲了別處去了想了一想越性遲兩日等他的（作書人調侃耶）
氣嘆一嘆再去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
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重落了一地因嘆道這
是他心裡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了待我送了（至理埋香塚方不牽強好情理）（收拾得干淨）
去明兒再問他說着只見寶釵約着他們往外（怕人咲說）
頭去寶玉道我就來說畢等他二人去遠了便

把那花撲了起來登山渡水過柳穿花一直奔
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處猶未轉過山
坡只聽山坡那邊有嗚咽之聲一行數落着哭
奇文異文俱出石頭記上且愈出愈奇文
的好不傷感寶玉心中想道這不知是那房裏
別開線絡活潑之至
的丫頭受了委屈跑到這個地方來哭一面想
一面煞住脚步聽他哭道是
詩詞歌賦知此章法寫于書上者予

花謝花飛飛滿天　紅消香斷有誰憐
遊絲軟繫飄春榭　落絮輕沾撲繡簾
閨中女兒惜春暮　愁緒滿懷無釋處
手把花鋤出繡簾　忍踏落花來復去
柳絲榆莢自芳菲　不管桃飄與李飛
桃李明年能再發　明年閨中知有誰

開生面立新場是書多多矣惟此回處生更新非顰兒斷無是佳吟非石兄斷無是情聆難爲了作者了故留數字以慰之

三月香巢已壘成 樑間燕子太無情
明年花發雖可啄 却不道人去樑空巢也傾
一年三百六十日 風刀霜劍嚴相逼
明媚鮮妍能幾時 一朝飄泊難尋覓
花開易見落難尋 堦前悶死葬花人
獨倚花鋤淚暗灑 灑上空枝見血痕
杜鵑無語正黃昏 荷鋤歸去掩重門
青燈照壁人初睡 冷雨敲窗被未溫
怪奴底事倍傷神 半為憐春半惱春
憐春忽至惱忽去 至又無言去不聞
昨宵庭外悲歌發 知是花魂與鳥魂
花魂鳥魂總難留 鳥自無言花自羞

願奴脇下生雙翼　隨花飛到天盡頭
天盡頭何處有香坵　未若錦囊收艷骨
一抔淨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
強於汚淖陷渠溝　爾今死去儂收葬
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癡
他年葬儂知有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
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
花落人亡兩不知
寶玉聽了不覺癡倒要知端底再看下回

余讀葬花吟至再至三四其凄楚感慨令人身世兩忘舉筆再四不能下批
有客曰先生身非寶玉何能下筆即字字雙圈批詞通仙料难遂顰兒之
意俟看玉兄之後文再批噫唏阻余者想亦石頭記來的故停筆以待

饒花辰不論典與不典只取其韵致生趣耳池邊戯蝶偶而遺興亭外急智脫殼明寫寶釵非拘拘然一迂女夫子

鳳姐用小紅可知晴雯等理沒其人久矣無怪有私心私情且紅玉後有寶玉大得力處氏于千里外伏線也

石頭記用截法岔法突然法伏線法由近漸遠法將繁改儉法重作輕抹法虛稿實應法種種諸法總在人意料之外且不見一絲牽強所謂信手拈来無不是是也

不因見落花寶玉如何突至埋香塚不至埋香塚又如何寫葬花吟

埋香塚葬花乃諸艷歸源葬花吟又係諸艷一偈也

第二十八回

蔣玉菡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話說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至次日又可巧遇見餞花之期正是一腔無明正未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己哭了幾聲便隨口念了幾句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是黛玉之聲先不過是點頭感嘆聽到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花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慟倒山坡之上懷裏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

不言鍊句鍊字詞藻工拙只想景想情想事想理反復追求悲傷感慨乃玉兄一生天性真頪卓見不知已則實無再有者昨㕔余批葬花吟之客嫡是玉兄之化身無疑余幾點金成鐵之人笨甚ㄟㄟ

一大篇葬花吟却如此收拾真好机思筆伏令人為得不叶絕稱奇

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于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已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已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復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欲為何等蠢物杳無所知逃大造出塵網使可解釋這段悲傷正是

非大善知識說不出這句話來

花影不離身左右鳥聲只在耳東西

二句作禅語參

那黛玉正自悲傷忽聽山坡上也有悲聲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些癡病難道還有一個癡子不成

豈衆〻

想着抬頭一看見是寶玉林黛玉看見便道啐我當是誰原来是這個狠心短命的剛說着短命

二字上又把口掩住長嘆了一聲【情〻不忍道出的字來】自己抽身便走了這裡寶玉悲慟了一回見黛玉去了便知黛玉看見他躲開了自己也覺無味抖抖土起來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來【折得好誓言不寫開門見山文字】可巧看見林黛玉在前頭走連忙趕上去說道你且站住我知【非此三字難留蓮步玉】道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已後撂開手【兒之机变如此】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听他說只說一句話從今撂開手這話裡有文章少不得站住說道有一句話請說來寶玉笑道兩句話【相離尚遠用此句補空好】說了你听不听【進一步阿顰】黛玉听說回頭就走寶玉在身後面嘆道【自言自語真是一句話】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林黛玉听見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道當初怎麼樣今日怎麼

樣寶玉嘆道當初姑娘来了那不是我陪着頑

以下乃答言非一句話也

我阿顰之語

笑憑我心愛的姑娘要就拿去我愛喫的听見

玉兒實模不着不得不將自幼之苦心實事一訴方可明心以白今日之故勿作閑文看

姑娘也愛喫連忙干干淨淨收着等姑娘喫一棹子喫飯一床上睡覺丫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我替丫頭們想的到我心裡想着姊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頭纔見得比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裡到把外四路的什麼寶姐姐鳳

用此人喘看官也喘顰兒也心動阿顰在此數句也一節頗似說閑

姐姐的放在心坎兒上到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沒個親兄弟親姊妹雖然有兩個

玉兒口中却是衷腸話

你难道不知道是和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獨出只怕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個

心裏的我有寃無處訴說着不覺滴下淚来林黛玉耳内听了這話眼内見了這形景心内不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滴下淚来（玉兄泪非容易有的）低頭不語寶玉見他這般形景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憑着怎麽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錯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到是或教導我戒我下次或罵我兩句打我兩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摠不理我叫我摸不着頭脑少魂失魄不知怎麽樣纔是就便死了也是個屈死鬼任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昇還得你伸明了緣故我纔得托生呢黛玉听了這話（情〻本来面目也）不覺將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這麽說

昨兒為什麼我去了你不叫丫頭開門寶玉吒
意道這話從那裡說起我要是這麼樣立[急了]刻就
死了黛玉啐道大清早死呀活的也不忌諱你
說有呢就有沒有就沒有起什麼誓呢寶玉道
實在沒有見你去就是寶姐姐坐了一坐就出
来了林黛玉想了一想笑道想必是你丫頭懶
怠動喪聲歪氣的也是有的寶玉道想必是這
個原故等我問去問了是誰教訓教訓他們就
好了林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教
訓只是論理我不該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
明兒寶姑娘来什麼貝姑娘来也得罪了事情
[至此心事全無矣]
豈不大了說着抿着嘴笑寶玉听了又是咬牙

又是笑二人正説話只見丫頭來請喫飯遂都（收拾得干淨）往前頭來了王夫人見了林黛玉因問道大姑娘你喫那鮑太醫的藥可好些林黛玉道也不過這麼着老太〻還叫我喫王大夫的藥呢寶玉道太〻不知道林妹〻是內症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點風寒不過喫兩濟煎藥（引下文）疎散了風寒還是喫丸藥的好王夫人道前兒大夫說了個丸藥的名子我也忘了寶玉道我知道那些丸藥不過他吃什麼人參養榮丸王夫人道不是寶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歸右歸再不就是麥味地黃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記得有個金剛兩個字的寶玉（奇文奇話）（慈母前放肆了）扎手笑道從來也沒

听見有個什麼金剛丸若有了金剛丸也自然（寶玉因代玉事完一心無掛碍故不知不覺）有菩薩散了（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說的滿屋裏人都笑了寶釵笑道想是天王補心丹（慧心人自應知之）王夫人道是這個名兒如今我也糊塗了寶玉道太太到不糊塗（是語甚對余幼時可聞之語合符哀哉傷哉）都是叫金剛菩薩支使糊塗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燥又欠你老子搥你了寶玉笑道我老子再不為這個搥我的（此語耳不假）王夫人又道既有了這個名兒明日就叫人買些來寶玉道這些藥都是不中用的太太給我三百六十兩銀子我給妹妹配一料丸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麼藥就這麼貴寶玉道當真的呢我這方子比別個不同這個藥名兒也古怪一背也說不清只

講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蔘三百六十兩不足龜大何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膽諸如此類的藥都不算爲奇只在群藥裏算那爲君的藥說起來嚇人一跳前兒薛大哥求了我有一二年我纔給了他這箇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尋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的銀子纔配成了太ヒ不信只問寶姐姐寶釵聽說笑着搖手兒道我不知道也沒聽見你別叫姨娘問我王夫人笑道到底是寶丫頭好孩子不撒謊寶玉站在當地聽見如此說一囘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到是真話呢倒說我撒謊說着一囘身只見黛玉坐在寶釵身後抿着嘴笑用手指在臉上畫着

差他鳳姐因在裏間屋裡看着人放棹子听如此說便走来笑道寶兄弟不是撒謊到是有的上月薛大哥親自和我尋珍珠我問他作什麽他說是配藥他還報怨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裡知道這麽費事我問他什麽藥他說是寶兄弟的方子說了多少藥我也沒工夫听他說不然我就買幾顆珍珠了只是定要頭上帶過的所以来和你尋他說妹〻若沒散的花兒上也淂掐下来過後兒我揀好的再給妹妹穿了来我沒法兒把兩枝珠花現拆了給他還要了一塊三尺大紅庫紗去乳鉢乳了隔面子呢鳳姐說一句寶玉念一句佛說太陽在屋裏呢鳳姐

說完了寶玉又道太太想這不過是將就呢正緊按那方子這珍珠寶石定要古墳裡的有那古昔富貴人家粧裹的頭面拿了來纔好如今那裏爲這箇去偷墳掘墓所以只要活人帶過的也可以使得王夫人隨念阿彌陀佛不當家花花的就是墳裏有這個人家死了幾百年如今翻尸盜骨的作了藥也不靈寶玉向黛玉說道你聽見了沒有難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謊不成臉望着黛玉說卻拿眼睛飄着寶釵黛玉便拉王夫人道舅母聽寶姐姐不替他圓謊他直問着我王夫人也道寶玉很會欺服你妹妹寶玉笑道太太不知道原故寶姐姐先在家裡

不止阿鳳圓謊今作者亦爲圓謊了看此數句則知矣

住着那薛大哥的事他就不知道何況如今在裡頭住着呢自然是越發不知道了林妹妹總在背後以為是我撒謊就羞我說着只見賈母房裏的丫頭找寶玉黛玉吃飯林黛玉也不見寶玉走便起身拉了那丫頭就走那丫頭說等着寶玉一塊走林黛玉道他不吃飯了偺們走我先走了說着便出去了寶玉道我今兒還跟着太太喫罷王夫人道罷罷我今兒吃齋你正緊吃去罷寶玉道我也跟着喫齋說着便叫那丫頭去罷自已先跑到炕上坐了王夫人向寶釵道你們只管吃你們的去由他罷寶釵因笑道你正緊去罷吃不喫陪着林妹妹走一盪他心裏

打緊的不自在呢寶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
好了一時吃過飯寶玉一則怕賈母記罣二則
也記罣着黛玉忙忙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都
冷眼人自然了了
笑道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麼喫飯喫茶也
是這麽忙碌碌的寶釵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
林妹妹去罷叫他在這裏胡鬧些什麼寶玉吃
了茶便出來直往西院走可巧走到鳳姐院前
只見鳳姐蹬着門檻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小
子們挪花盆呢見寶玉來了笑道你來的正好
進來替我寫幾個字兒寶玉只得跟了進來到
房裏命人取過筆硯來向寶玉道大紅粧緞四
十疋蟒緞四十疋上用紗各色一百疋金項圈

四個寶玉道這又算什麼又不是賬又不是禮物
怎麼個寫法鳳姐道你只管寫上橫竪我自己
明白就罷了寶玉聽說只得寫了鳳姐收起來
笑道還有句話告訴你不知你依不依你屋裏
有個丫頭叫紅玉我合你說說要叫了來使喚
也總沒得說今兒見你總想起來寶玉道我屋裏的

字眼
紅玉接盃到茶自紗屜內覓至回廊下再見此處

人也多的狠姐姐喜歡誰只管叫了來何必問

如此寫來可知玉兒除顰兒外俱是行雲流水又了却怡紅一孽寃

家鳳姐笑道既這麼着我就叫人帶他去了寶

一嘆
忙極

玉道只管帶去說着便要走鳳姐道你回來我

非也林妹妹叫我一咲

還有句話說寶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話等家
回來罷說着便來至賈母這邊已經都吃完了飯
賈母因問他跟着你母親吃什麼好的了寶玉

連重二次前言是顰寶氣味暗合認作有小人過言也

笑道也沒什麼好的我到多喫了一碗飯因問林妹妹在那裏呢（何如余言不謬）賈母道裡頭屋裏呢寶玉進來只見地下一個丫頭吹熨斗炕上二個丫頭打粉線黛玉灣着腰拿着剪子裁什麼呢寶玉走進來笑道哦這是作什麼呢纔吃了飯這麼空着頭一會子又頭疼了黛玉並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個丫頭道這塊紬子角兒還不好呢再熨他一熨黛玉把剪子一摺說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有意無意暗合針对無怪）寶玉听了只是納悶只見寶釵探春也來了和賈母說了一會話寶釵也進來問林妹妹作什麼呢見黛玉裁剪因笑道越發能幹了連裁都會了黛玉笑道這也不過撒謊

（安慰祖母之心也）

哄人罷了寶釵笑道我告訴箇笑話兒纔剛為那個藥我說了箇不知道寶玉心裏不受用了林黛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又向寶釵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沒人你抹骨牌去寶釵聽說便笑道我是為抹骨牌纔來了說着便走了林黛玉道你到是去罷這裏有老虎看吃了你說着又裁寶玉見他不理只得還陪笑說道你也去逛逛再裁不遲黛玉總不理寶玉便問丫頭們這是誰叫裁的黛玉見問丫頭們便說道憑他誰叫裁不管二爺的事寶玉聽了方欲說話只見有人進來說外頭有人請你呢寶玉听說忙徹身出來黛玉向外說道阿彌陀

佛赶你回来我死了也罷了寶玉出来到外頭
（何苦来余不忍听）
只見焙茗說道馮大爺家請寶玉听了知道是
昨日的話便說要衣裳去自己便往書房裡来
焙茗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只見出来箇老婆
（此門請出玉兄来故信步又至書房文人弄筆虛點綴也）
子焙茗上去說道寶二爺在書房裏等出門的
衣裳你老人家進去帶個信兒那婆子道你媽
的毬好寶二爺如今在園子裏住着跟他的
（與夜間叫人對着）
人都在園子裡你又跑了這裏来帶信兒焙茗
听了笑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說着一逕往東
邊二門上来可巧門上小廝在甬路底下踢球
焙茗將原故說了有個小廝跑了進去半日纔
抱了一個包袱出来遞與焙茗回到書房裡寶

若真有一事則不成石頭記文字矣作者得三昧在茲批書人得書中三昧亦在茲

玉換了命人備馬只帶着焙茗鋤藥双瑞雙壽四個小廝一逕来到馮紫英門口有人報與馮紫英出來迎接進去只見薛蟠早已在那裏久候還有許多唱曲兒的小厮並唱小旦的蔣玉菡錦香院的妓女雲兒大家都見過了然後吃茶寶玉擎茶笑道前兒所言幸與不幸之事我晝懸夜想今日一聞呼喚即至馮紫英笑道你們令姑表弟兄到都心實前日不過是我的設辭誠心請你們一飲恐又推托故說下這句話今日一邀即至誰知都信真了說畢大家一笑然後擺上酒来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命唱曲兒的小廝過来讓酒然後命雲兒也來敬那薛蟠

三杯下肚不覺忘了情拉着雲兒的手笑道你把那梯已新樣兒的曲子唱箇我听我吃一鐘

如何雲兒听說只得拿起琵琶来唱道

兩個寃家都難丢下想着你来又記罣着他

兩個人形容俊俏都难描畫

想昨宵幽期私訂在荼蘼架

一個偷情一個尋拿拿住了三曹對棪我也無回話

此唱一曲為直刺寶玉

唱畢笑道你喝一鐘子罷了薛蟠聽說笑道不值一鐘再唱好的来寶玉笑道聽我說来如此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吃一大海發一新令有不遵者連罰十大海逐出席外與人斟酒馮紫英蔣玉菡等都道有理有理寶玉拿起海来一

誰曾經過嘆嘆西堂故事

氣飲盡說道如今要說悲愁喜樂四字都要說出女兒來還要註明這四字的原故說完了飲門杯酒面要唱一個新鮮時樣的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詩舊對四書五経成語薛蟠未等（爽人爽語）說完先站起來攔住道我不來別筭我這竟是捉弄我呢雲兒便站起來推他坐下笑道怕什麼這還虧你天天喫酒呢难道連我也不如我回來還說呢說是了罷不是了不過罰上幾杯酒那裏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亂令到喝十大杯下去給人斟酒不成衆人都拍手道妙薛蟠聽說無法可治只得坐下聽寶玉先說寶玉便道

女兒悲　青春已大守空閨
女兒愁　悔教夫婿覔封侯
女兒喜　對鏡晨粧顏色美
女兒樂　鞦韆架上春衫薄
衆人聽了都道說得有理薛蟠獨揚着臉搖頭說不好該罰衆人問道如何該罰薛蟠道他說的我都不懂怎麼不該罰雲兒便擰他一把笑道你悄〻的想你的罷回來說不出纔是該罰呢於是拿琵琶听寶玉唱道
滴不盡相思淚拋紅豆　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　睡不穩紗窻風雨黃昏後　忘不了新愁與舊愁　嚥不下玉粒金蓴噎滿喉

照不見菱花鏡裏形容瘦　展不開的眉頭
捱不明的更漏　呀恰便是遮不住的青
山隱隱　流不住的綠水悠悠
唱完大家齊聲喝彩獨薛蟠說無板寶玉飲了
門杯便拈起一片梨來說道
雨打梨花深閉門
完了令下該馮紫英聽馮紫英說道
女兒悲　兒夫染病在垂危
女兒愁　大風吹倒梳粧樓
女兒喜　頭胎養了雙生子
女兒樂　私向花園掏蟋蟀

紫英口中應当如是

說畢端起酒來唱道

你是箇可人 你是個多情 你是個刁鑽古怪鬼靈精 你是個神仙也不靈 我說的話兒你全不信 只叫你去背地裡細打聽 纔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飲了門杯說道雞鳴茅店月令完下該雲兒雲兒便說道

女兒悲 將來終身指靠誰 道着了

薛蟠嘆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呢你怕什麼衆人都道別混他別混他雲兒又道

女兒愁 媽媽打罵何時休

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還吩咐他不叫他打你呢衆人都道再多言者罸酒十杯薛蟠連忙

自已打了一個嘴巴子說道沒耳性再不許多說了雲兒又道

女兒喜　情郎不捨還家里

女兒樂　住了簫管弄絃索

說完了又唱道

荳蔻開花三月三　一個虫兒往裏鑽　鑽了半日不得進去　爬到花上打鞦韆　肉兒小心肝　我不開了你怎麼鑽

雙關妙

唱畢飲了門杯說道桃之夭夭令完了下該薛蟠　薛蟠道我可要說了

女兒悲

說了半日不見說底下的馮紫英笑道悲什麼

此段與金瓶梅內西門慶應伯爵在李桂姐家飲酒一回对看未知孰家生動活潑

快說來薛蟠登時急的眼睛鈴鐺一般瞪了半日纔說道

女兒悲

又咳嗽了兩聲說道

受逼此急者大都不止獃兄一人耳

女兒悲嫁了個男人是烏龜

衆人聽了都大笑起來薛蟠道笑什麼难道我說的不是一個女兒嫁了漢子要當忘八他怎麼不傷心呢衆人笑的彎腰說道你說的狠是快說底下的薛蟠瞪了瞪眼說道

女兒愁

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衆人道怎麼愁薛蟠道

女兒愁繡房攛出個大馬猴

衆人呵呵笑道該罰該罰這句更不通先還可
恕說（不愁一笑）着便要斟酒寶玉笑道押韻就好薛蟠道
令官都準了你們鬧什麼衆人聽說方罷了雲
兒笑道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
道胡說當真的我就沒好的了听我說罷
　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
衆人聽了都咤意道這句何其太韻薛蟠又道
　女兒樂　一根𣬉𣬉往裏戳（有前韻句故有是句）
衆人聽了都扭着臉說道該死該死快唱了罷
薛蟠便唱道
　一個蚊子哼哼哼
衆人都怔了說道這是個什麼曲兒薛蟠還唱道

兩個蒼蠅嗡嗡嗡

衆人都道罷罷罷薛蟠道愛听不聽這個新鮮曲兒叫做哼哼韵你們要懶待聽連（何常歎）酒底都免了我就不唱衆人都道免了罷到別躭悞了別人家於是蔣玉菡說道

女兒悲　丈夫一去不回歸

女兒愁　無錢去打桂花油

女兒喜　燈花並（佳讖也）頭結雙蕊

女兒樂　夫唱婦隨真和合

說畢唱道

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嬌　恰便似活神仙離雲霄　度青春年正小　配鸞鳳真也着巧

[曲內暗伏將來與襲人配偶]

呀看天河正高　聽譙樓鼓敲　剔銀燈同
入鴛幃悄悄

唱畢飲了門杯笑道這詩詞上我到有限幸兒
昨日見了一幅對子可巧[真巧]只記得這句幸而席
上還[聯至衆人]有這件東西說畢便飲乾了酒拿起一朵
木樨來念道

花氣襲人知晝煖

衆人到都依了完令薛蟠又跳了起來喧嚷道
了不得了不得該罰該罰這[奇談]席上並沒有寶貝
你怎麼念起寶貝來蔣玉菡忙了說道何曾有
寶貝薛蟠道你還賴呢你再念來蔣玉菡只得
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襲人可不是寶貝是什麼

你們不信只問他說着指着寶玉寶玉沒有意思起來說道薛大哥你該罰多少薛蟠道該罰該罰說着端起酒來一飲而盡馮紫英與蔣玉菡等不知原故猶問原故雲兒便告訴了出來蔣玉菡忙起身陪罪衆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少刻寶玉席外解手蔣玉菡便隨了出來二人站在廊簷底下蔣玉菡又陪不是寶玉見他嫵媚温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搭着他的手叫他閑了往我們這裡來還有一句話借問也是你們貴班中有一箇叫棋官的他在那裡如今名馳天下我獨無緣一見蔣玉菡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寶玉聽說不覺欣然跳足笑道有

用雲兒細說的是章法

幸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令見初會便怎麼樣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解下來遞與棋官道微物不堪畧表初見之誼棋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我這裏也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繫上還是簇新聊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着將繫小衣兒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下來遞與寶玉道這汗巾是茜香國女國王進貢來的夏天繫着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我的今日纔上身若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爺請把自己繫的給我繫着寶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已一條松花汗巾解了下來遞與棋官二人方

紅綠汗巾是這樣用法一咲

東好只聽一聲大叫我可拿住了只見薛蟠跳了出來拉着二人道放着酒不喫倆人逃席出来幹什麽快拿出來我瞧瞧二人都道沒什麼薛蟠那裏肯依還是馮紫英出來纔解開了于是復又歸座飲酒至晚方散寶玉回至園中寬衣吃茶襲人見扇子上的扇墜兒沒了便問他往那裡去了寶玉道馬上丟了睡覺時只見腰裏一條血點似的大紅汗巾子襲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褲子把我那條還我罷寶玉聽說方想起那條汗巾子原是襲人的不該給人纔是心裡後悔口裏說不出來只得笑道我賠你一條罷襲人聽了點頭嘆道我

就知道又幹這些事也不該拿着我的東西給那起混賬人去也難為你心裏沒個筭計兒再（混賬人是卿卿甚麽人）要說上幾句又恐怕嘔上他的酒來少不得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明起來只見寶玉笑道夜裏失了盜也不曉得你瞧瞧褲子上襲人低頭一看只見昨日寶玉繫的那條汗巾子繫在自已腰裡便知是寶玉夜間換了忙一頓把解下来說道我不希罕這行子趂早兒拿了去寶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勸了一回襲人無法只得繫上過後寶玉出去終久解下來擲在個空箱子裡自已又換了一條繫着寶玉並不理論因問起昨日可有什麼事情襲人便回說道

二奶奶打發了人叫了紅兒去了他原要等你來我想什麽要緊我就作了主打發他去了寶玉道狠是我已知道了不必等我罷了襲人又道昨兒貴妃差了夏太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戲獻供叫珍大爺領着衆位爺們跪香拜佛呢還有端午兒的節禮也賞了說着命小丫頭來將昨日的所賜之物取了出來只見上等宮扇兩柄紅麝香珠二串鳳尾羅二端芙蓉簟一領寶玉見了喜不自勝問道別人的也都是這個麽襲人道老太太的多着一柄香如意一個瑪瑙枕老爺太太姨太太的只多着一柄

如意你的同寶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同二姑娘
三姑娘四姑娘只单有扇同数珠兒別人都沒
了大奶々二奶々他兩個每人兩疋紗兩疋羅
兩個香袋兒兩箇錠子藥寶玉聽了笑道這是
怎麼個原故怎麼林姑娘的到不同我的一樣
到是寶姐姐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襲人
道昨兒拿出來都是一分一分的寫着籤子怎
麼就錯了你的是在老太太屋裡來着我去拿
了來了老太太說明兒叫你一箇五更天進去
謝恩呢寶玉道自然要走一遍說着便叫紫綃
來拿了這個到林姑娘那裏去就說是昨兒我
得的愛什麼留下什麼紫綃答應了便拿了去

金姑玉郎是這樣寫法

不一時回來道說林姑娘說了昨兒也淂了二爺留着罷寶玉聽說便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來要往賈母那邊請安去只見林黛玉頂頭來了寶玉趕上去笑道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麽不揀林黛玉昨日所惱寶玉的心事早又丟開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這麽大福禁受比不得寶姑娘什麽金什麽玉的我們不過是草木之人

白道本是絳珠草也

寶玉聽他題出金玉二字來不覺心動疑猜便說道除了別人說什麽金什麽玉我心裏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淂人身林黛玉听他這話便知他心裡動了疑忙又笑道好沒意思白白的說什麽誓嘗你什麽金什

麼玉的呢寶玉道我心裏的事也難對你們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個人我就說個誓黛玉道你也不用說誓我狠知道你心裡有妹妹但只是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寶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的黛玉道昨兒寶了頭不替你圓謊為什麼問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麼樣了正說着只見寶釵從那邊來了二人便走開了寶釵分明看見只粧看不見低着頭過去了到了王夫人那裏坐了一回然後到了賈母這邊只見寶玉在這裏呢寶釵因往日母親對王夫人等曾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

寶釵往王夫人處去設寶玉先在賈母處一絲不亂

峰峦全露又用烟雲截断好文字

的等日後有玉的方可結為婚姻等語所以揔（此處表明以後二寶文章宜換眼看）
遠着寶玉昨日見了元春所賜的東西獨他與
寶玉一樣心裡越發沒意思起來幸虧寶玉被
一個黛玉纏綿住了心心念念只記掛着黛玉
並不理論這事此刻忽見寶玉笑問道寶姐姐
我瞧瞧你的那紅麝串子可巧寶釵左腕上籠
着串見寶玉問他少不得褪了下來寶釵原生
的肌膚豐澤容易褪不下來寶玉在傍邊看着
雪白一段酥背不覺動了羨慕之心暗暗想道
這個膀子要長在林妹妹身上或者還得摸一
摸偏生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沒福得摸忽然想
起金玉一事來再看看寶釵形容只見臉若銀（太白所謂清水出芙蓉）

盆眼似水杏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比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就獃了寶釵褪下串子來遞與他也忘了接寶釵見他怔了自己到不好意思的丢下串子回身纔要走只見黛玉蹬着門檻子嘴裏咬着手帕子笑呢寶釵道你又禁不得風吹怎麼又站在那風口裡呢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屋裏呢只因聽見天上一聲叫出來瞧了一瞧原來是個獃鴈寶釵道獃鴈在那裏呢我也瞧瞧黛玉道我纔出來他就忒兒一聲飛了口裏說着將手裏的帕子一甩向寶玉臉上甩來不妨正打在眼上噯喲了一聲

忘情非獃也

再看下回分明

總評

茜香羅紅麝串寫於一回棋官雖係優人後回與襲人供奉玉兄寶卿得同終始者非泛泛之文也

自聞曲回以後回回寫藥方是白描顰兒添病也

前玉生香回中顰云他有金你有玉他有冷香你豈不該有煖香是寶玉無藥可配矣今顰兒之劑若許材料皆係滋補熱性之藥兼有許多奇物而尚未擬名何不竟以煖香名之以代補寶玉之不足豈不三人一體矣 倘若三人一體固是美事但又非石頭記之本意也

寶玉忘情露于寶釵是後回累累忘情之引
茜香羅暗繫於襲人腰中係伏線之文

紅樓夢雖小說，然曲而達，微而顯，頗得史家法。余向讀世所刊本，輒逆以己意，恨不得起作者一譚。睹此冊，私幸予言之不謬也。子重其寶之。

青士、椿餘同觀於半畝園並識。乙丑孟秋

乙丑為同治四年（一八六五）。適之

紅樓夢非但為小說別開生面，直是另一種筆墨。昔人文字有翻新法，學梵夾書；今則寫西法輪齒，仿考工記。如紅樓夢實出四大奇書之外，李贄、金聖歎皆未曾見也。

戊辰秋記

近日又得妙復軒手批十二巨冊，語語近鑿，而於紅樓夢味之不深矣。

此批丁卯夏借與綿州孫小峰太守刻於湖南

戊辰秋記

阿瘖瘖

李伯孟郎中言翁叔平殿撰有原本而無脂批，與此文不同

紅樓夢紛紛效顰者無一可取，唯癡人說夢一種及二知道人紅樓夢說夢一種尚可玩，惜不得與佟四哥三弦子一彈唱耳。此本是石頭記真本，批者事皆目擊，故得其詳也。

癸亥春日白雲吟客筆

脂硯與雪芹同時人，目擊種種事故，批筆不從臆度。原文與刊本有不同處，尚留真面，惜止存八卷。海內收藏家更有副本，願抄補全之，則妙矣。

五月廿七日閱又記

大興劉銓福，字子重，是北京藏書家。他初跋此本在同治癸亥（一八六三），五月廿七日跋當在同年。他最後跋在戊辰，當同治七年（一八六八）。

胡適

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

胡　適

我在民國十七年已有長文報告這個脂硯齋甲戌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鈔本」了。今天我寫這篇介紹脂硯甲戌本影印本的跋文，我止想談談三個問題：第一、我要指出這個甲戌本在四十年來紅樓夢的版本研究上曾有過劃時代的貢獻。第二、我要指出曹雪芹在乾隆甲戌年（一七五四）寫定的石頭記初稿本止有這十六回。第三、我要介紹原藏書人劉銓福，並附帶介紹此本上用墨筆加批的孫桐生。

一、甲戌本在紅樓夢版本史上的地位

我們現在回頭檢看這四十年來我們用新眼光、新方法，搜集史料來做「紅樓夢的新研究」的總成績，我不能不承認這個脂硯齋甲戌本石頭記是近四十年內「新紅學」的一件劃時代的新發見。

這個脂硯甲戌本的重要性就是：在此本發見之前，我們還不知道紅樓夢的「原本」是個什麼樣子；自從此本發見之後，我們方才有一個認識紅樓夢「原本」的標準，方才知道怎樣訪尋那種本子。

我可以舉我自己做例子。我在四十年前發表的「紅樓夢考證」裏，就有這一大段很冒失的話：

> 上海有正書局石印的一部八十回本的紅樓夢，前面有一篇德清戚蓼生的序，我們可叫他做「戚本」。……這部書的封面上題着「國初鈔本紅樓夢」，……首頁題着「原本紅樓夢」。「國初鈔本」四個字自然是大錯的。那「原本」兩字也不妥當。這本已有總評、有夾評、有韻文的評贊，又往往有「題」詩，有時又將評語鈔入正文（如第二回），可見已是很晚的鈔本，決不是「原本」了。……戚本大概是乾隆時無數展轉傳鈔本之中幸而保存的一種，可以用來參校程本，故自有他的相當價值，正不必假託「國初鈔本」。

我當時就沒有想像到紅樓夢的最早本子已都有總評、有夾評，又有眉評的！所以我看見「戚本」有總評、有夾評，我就推斷他已是很晚的展轉傳鈔本，決不是「原本」。（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辨裏也曾說「戚本」「決是展轉傳鈔後的本子，不但不免錯誤，且也不免改竄。」）

因為我沒有想到紅樓夢原本就是已有評註的，所以我在民國十六年差一點點就錯過了收買這部脂硯甲戌本的機會！我曾很坦白的敍說我當時是怎樣冒失、怎樣缺乏紅樓夢本子的知識：

> 去年（民國十六年）我從海外歸來，接着一封信，說有一部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願讓給我。我以為「重評」的石頭記大概是沒有價值的，所以當時竟沒有回信。不久，新月書店的廣告出來了，藏書的人把此書送到店裏來，轉交給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抄本，就出了重價把此書買了。

近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一粟」編著的「紅樓夢書錄」新一版，記錄我買得「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本石頭記」的故事已曲解成了這個樣子：

> 此本劉銓福舊藏，有同治二年、七年等跋；後歸上海新月書店，已發出版廣告，為胡適收買，致未印行。

大概三十多年後的青年人已看不懂我說的「新月書店的廣告出來了」一句話了。這句話是說：當時報紙上登出了胡適之、徐志摩、邵洵美一班文藝朋友開辦新月書店的新聞及廣告。那位原藏書的朋友（可惜我把他的姓名地址都丟了）就親自把這部脂硯甲戌本送到新開張的新月書店去，托書店轉交給我。那位藏書家曾讀過我的「紅樓夢考證」，他打定了主意要把這部可寶貴的寫本賣給我，所以他親自尋到新月書店去留下這書給我看。如果報紙上沒有登出胡適之的朋友們開書店的消息，如果他沒有先送書給我看，我可能就不回他的信，或者回信說我對一切「重評」的石頭記不感覺興趣，——于是這部世間最古的紅樓夢寫本就永遠不會到我手裏，很可能就永遠被埋沒了！

我舉了我自己兩次的大錯誤，只是要說明我們三四十年前雖然提倡搜求紅樓夢的「原本」或接近「原本」的早期寫本，但我們實在不知道曹雪芹的稿本是個什麼樣子，所以我們見到了那種本子，未必就能「識貨」，可能還會像我那樣差一點兒「失之交臂」哩。

所以這部「脂硯齋甲戌鈔閱再評」的石頭記的發見，可以說是給紅樓夢研究劃了一個新的階段，因為從此我們有了

一部「石頭記真本」（這五個字是原藏書人劉銓福的話）做樣子，有了認識紅樓夢「原本」的標準，從此我們方才走上了搜集研究紅樓夢的「原本」「底本」的新時代了。

在報告脂硯甲戌本的長文裏，我就指出了幾個關於研究方法上的觀察：

①我用脂硯甲戌本校勘戚本有評註的部分，我斷定戚本也是出于一部有評註的底本。

②程偉元高鶚的活字排印本是全刪評語與註語的，但我用甲戌本與戚本比勘程甲本與程乙本，我推斷程高排本的前八十回的底本也是有評註的鈔本。

③我因此提出一個概括的結論，說：紅樓夢的最初底本就是有評註的。那些評註至少有一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要說的話；其餘可能是他的親信朋友如脂硯齋之流要說的話。

這幾條推斷都只是要提出一個辨認曹雪芹的原本的標準。一方面，我要掃清「有總評，有夾評，決不是原本」的成見。一方面，我要大家注意像脂硯甲戌本那樣「有總評，有眉評，有夾評」的舊鈔本。

果然，甲戌本發見後五六年，王克敏先生就把他的親戚徐星署先生家藏的一部「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八大冊借給我研究。這八大冊，每冊十回，每冊首葉題「脂硯齋凡四閱評過」；第五冊以下，每冊首葉題「庚辰秋月定本」，庚辰是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此本我叫做「乾隆庚辰本」，我有「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長文（收在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即台北版胡適文存第四集）討論這部很重要的鈔本。這八冊鈔本是徐星署先生的舊藏書，徐先生是俞平伯的姻丈，平伯就不知道徐家有這部書。後來因為我宣傳了脂硯甲戌本如何重要，愛收小說雜書的董康、王克敏、陶湘諸位先生方纔注意到向來沒人注意的「脂硯齋重評本石頭記」一類的鈔本。大約在民國二十年，叔魯就向我談及他的一位親戚家裏有一部脂硯齋評本紅樓夢。直到民國二十二年我纔見到那八冊書。

我細看了庚辰本，我更相信我在民國十七年提出的「紅樓夢的最初底本是有評注的」一個結論。我在那篇跋文裏就提出了一個更具體也更概括的標準，我說：

依甲戌本與庚辰本的款式看來，凡最初的鈔本紅樓夢必定都稱為「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我們可以用這個辨認的標準去推斷「戚本」的原本必定也是一部「脂硯齋重評本」；我們也可以推斷程偉元高鶚用的前

八十回「各原本」必定也都題着「脂硯齋重評本」。

近年武進陶洙家又出來了一部「乾隆己卯（二十四年，一七六九）冬月脂硯齋四閱評本石頭記」，止殘存三十八回：第一至第二十回，第三十一至第四十回，第六十一至第七十回，其中第十七、十八回還沒有分開，又缺了第六十四、六十七回，是補鈔的。這個己卯本我沒有見過。俞平伯的「脂硯齋紅樓夢輯評」說，己卯本三十八回，其中二十回是有脂評的。據說此本原是董康的藏書，後來歸陶洙。這個己卯本比庚辰本正早一年，形式也最近于庚辰本。

近年山西又出來了一部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一七八四）菊月夢覺主人序的八十回本，沒有標明「脂硯齋重評本」，但我看俞平伯輯出的一些評語，這個甲辰本的底本顯然也是一個脂硯齋重評本。此本第十九回前面有總評，說：「原本評註過多……反擾正文。刪去以俟觀者凝思入妙，愈顯作者之靈機耳。」

※　　※　　※

總計我們現在知道的紅樓夢的「古本」，我們可以依各本年代的先後，作一張總表如下：

①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脂硯齋鈔閱再評本，止有十六回。有今年胡適影印本。

②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一七五九）冬月脂硯齋四閱評本，存三十八回：第一至第二十回（其中第十七、第十八兩回未分開），第三十一至第四十回，第六十一至七十回（缺第六十四、六十七回）。

③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一七六〇）秋月定本「脂硯齋凡四閱評過」，共八册，止有七十八回。其中第十七、第十八兩回沒有分開，第十七回首葉有批云，「此回宜分二回方妥」。第十九回尚無回目，第八十回也尚無回目。第七册首葉有批云，「內缺六十四、六十七兩回」。又第二十二回未寫完，末尾空葉有批云：「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嘆！　丁亥（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夏，畸笏叟。」第七十五回的前葉有題記；「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五月初七日對清。缺中秋詩，俟雪芹。」此本有一九五五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用己卯本補鈔了第六十四、六十七回。民國四十八年有台北文淵出版社翻影印本。

④上海有正書局石印的戚蓼生序的八十回本，即「戚本」。此本也是一部脂硯齋評本，石印時經過重鈔。原底本的年代無可攷。此本已有第六十四、六十七回了；第二十二回已補全了，故年代在庚辰本之後。因爲戚蓼生是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的進士，我們可以暫定此本爲己丑本。此本有宣統末年（一九一一）石印大字本，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字；又有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及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石印小字本，半葉十五行，每行三十字。小字本是用大字本剪黏石印的。大字本前四十回有狄葆賢的眉批，指出此本與今本文字不同之處。小字本的後四十回也加上了眉批，那是有正書局懸賞徵文得來的校記。

⑤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一七八四）夢覺主人序的八十回本。此本雖然有意刪削評註，但保留的評註使我們知道此本的底本也是一部脂硯齋重評本。

⑥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北京萃文書屋木活字排印的「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這是程偉元高鶚第一次排印的一百二十回本。我叫他做「程甲本」。「程甲本」的前八十回是依據一部或幾部有脂硯齋評註的底本，後四十回是高鶚續作的。此本是後來南方各種雕刻本，鉛印本，石印本的祖本。

⑦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北京萃文書屋木活字排印的「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這是程偉元高鶚第二次排印的「詳加校閱，改訂無訛」的一百二十回本。我叫他做「程乙本」。因爲「程甲本」一到南方就有人雕板翻刻了，這個校閱改訂過的「程乙本」向來沒有人翻板，直到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上海亞東圖書館纔用我的「程乙本」去標點排印了一部。這部亞東排版的「程乙本」是近年一些新版的紅樓夢的祖本，例如臺北遠東圖書公司的排印本，香港友聯出版社的排印本，臺北啓明書局的影印本，都是從亞東的「程乙本」出來的。

※　　※　　※

這一張紅樓夢古本表可以使我們明白：從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曹雪芹還活着的時期，到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就是曹雪芹死後的第三十年，在這三十八、九年之中，紅樓夢的本子經過了好幾次重大的變化：

第一、乾隆甲戌（一七五四）本：止寫定了十六回，雖然此本裏已說「曹雪芹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已有「十年辛苦不尋常」的詩句。

第二、乾隆己卯（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庚辰（二十五年，一七六〇）之間，前八十回大致寫成了，故有「庚辰秋月定本」的檢訂。現存的「庚辰本」最可以代表雪芹死之前的前八十回稿本沒有經過別人整理添補的狀

態。庚辰本仍舊有「披閱十載，增删五次」的話，但八十回還沒有完全，還有幾些殘缺情形：

①第十七回還沒有分作兩回。

②第十九回還沒有回目，還有未寫定而留着空白之處（影印本二〇二葉上）。

③第二十二回還沒有寫完。

④第六十四回、六十七回，都還沒有寫。

⑤第七十五回還缺寶玉、賈環、賈蘭的中秋詩。

⑥第八十回還沒有定回目。

第三、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周汝昌先生曾發見敦敏的懋齋詩鈔殘本有「小詩代簡，寄曹雪芹」的詩，其前面第三首詩題着「癸未」（乾隆二十八年）二字，故他相信雪芹死在癸未除夕。我曾接受汝昌的修正。但近年那本懋齋詩鈔影印出來了，我看那殘本裏的詩，不像是嚴格依年月編次的；況且那首「代簡」止是約雪芹「上巳前三日」（三月初一）來喝酒的詩，很可能那時敦敏兄弟都還不知道雪芹已死了近兩個月了。所以我現在回到甲戌本（影印本九葉至十葉）的記載，主張雪芹死在「壬午除夕」。

第四、從庚辰秋月到壬午除夕，止有兩年半的光陰，在這一段時間裏，雪芹（可能是因爲兒子的病，可能是因爲他的心思正用在試寫八十回以後的書）好像沒有在那大致寫成的前八十回的稿本上用多大功夫，所以他死時，前八十回的稿本還是像現存的庚辰本的殘缺狀態。最可注意的是庚辰本第二十二回之後（影印本二五四葉）有這一條記錄：

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嘆！　丁亥（一七六七）夏。畸笏叟。

這就是說，在雪芹死後第五年的夏天，前八十回本的情形還大致像現存的庚辰本的樣子。

第五、在雪芹死後的二十幾年之中，——大約從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一七六七）以後，到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有兩種大同而有小異的紅樓夢八十回稿本在北京少數人的手裏流傳鈔寫：一種稿本流傳在雪芹的親屬朋友之間，大致保存雪芹死時的殘缺情形，沒有人敢作修補的工作，此種稿本最近于現存的庚辰本。另一種

稿本流傳到書坊廟市去了，——「好事者每傳鈔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可〕得數十金」，——就有人感覺到有修殘補缺的需要了，於是先修補那些容易修補的部分（第十七回分作兩回，加上回目；十九回也加上回目，抹去待補的空白；二十二回潦草補完；七十五回仍缺中秋詩三首；八十回補了回目）；其次補作那比較容易補的第六十四回。最後，那很難補作的第六十七回就發生問題了。高鶚在「程乙本」的引言裏說，「六十七回，此有彼無，題同文異，燕石莫辨。」可見當時廟市流傳的本子，有不補六十七回的，也有試補此回而文字不相同的。戚本的六十七回就和高鶚的本子大不相同，而高本遠勝於戚本。

第六、據浙江海寧學人周春（一七二九——一八一五）的「閱紅樓夢隨筆」，他在乾隆庚戌秋（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已聽人說，有人「以重價購鈔本兩部，一爲石頭記八十回，一爲紅樓夢一百二十回，微有異同。……壬子（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冬，知吳門坊間已開雕矣。……」周春在乾隆甲寅（五十九年，一七九四）七月記載這段話，應該可信。高鶚續作後四十回，合并前八十回，先鈔成了百二十回的「全部紅樓夢」，可能在乾隆庚戌秋天已有一百二十回的鈔本出賣了。到次年辛亥（五十六年，一七九一），纔有程偉元出錢用木活字排印，是爲「程甲本」。周春說的「壬子冬，知吳門坊間已開雕矣」，那是蘇州書坊得到了「程甲本」就趕緊雕板印行，他們等不及高蘭墅先生「聚集各原本詳加校閱，改訂無訛」的「程乙本」了。

這是紅樓夢小說從十六回的甲戌（一六五四）本變到一百二十回的辛亥（一七九一）本和壬子（一七九二）本的版本簡史。如果沒有三十多年前甲戌本的出現，如果我們沒有認識紅樓夢原本或最早寫本的標準，如果沒有這三十多年陸續發見的各種「脂硯齋重評本」，我們也許不會知道紅樓夢本子演變的真相這樣清楚吧？

二、試論曹雪芹在乾隆甲戌年寫定的稿本止有這十六回

我在三十四年前還不敢說曹雪芹在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在他死之前九年多，——止寫成了或止寫定了這十六回書。我在那時只敢說：

> 我曾疑心甲戌以前的本子沒有八十回之多，也許止有二十八回，也許止有四十回。……如果甲戌以前雪芹已成

> 八十回，那麼，從甲戌到壬午「除夕」，這九年之中雪芹做的是什麼書？……

我在當時看到的紅樓夢古本很少，但我注意到高鶚的乾隆壬子（一七九二）本——即「程乙本」——的引言裏說的「如六十七回，此有彼無，題同文異」。我就推論：「這一點使我疑心八十回本是陸續寫定的。」

後來我看到了庚辰（一七六〇）本，我仔細研究了那個「庚辰秋月定本」的殘缺狀態，——如六十四，六十七回的全缺，如第二十二回的未寫完，——我更相信那所謂「八十回本」不是從頭一氣寫下去的，實在是分幾個段落，斷斷續續寫成的；到了壬午除夕雪芹死時，八十回以後止有一些無從整理的零碎殘稿，就是那比較成個片段的前八十回也還沒有完全寫定。

最近半年裏，因爲我計畫要影印這個甲戌本，我時常想到這個很工整的清鈔本爲什麼止有十六回，爲什麼這十六回不是連續的，爲什麼中間缺少第九到第十二回，又缺少第十七到第二十四回。

在我進醫院的前一天，我寫了一封短信給香港友聯出版社的趙聰先生，在那封信裏我第一次很簡單的指出我的新看法：就是說，曹雪芹在乾隆十九年甲戌寫成的紅樓夢初稿止有這十六回。我說：

> ……故我現在不但回到我在民十七的看法：「甲戌以前的本子沒有八十回之多，也許止有二十八回，也許止有四十回」。我現在進一步說：甲戌本雖然已說「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其實止寫成了十六回。……故我這個甲戌本真可以說是雪芹最初稿本的原樣子。所以我決定影印此本流行于世。

這封短信的日子是「五十、二、二十四下午」。在二十六七小時之後，我就因心臟病被送進台灣大學醫學院的附屬醫院了。

今天我要把那封信裏的推論及證據稍稍擴充發揮，寫在這裏，請研究紅樓夢本子沿革演變的朋友不客氣的討論教正。

※　　※　　※

甲戌本的十六回是這樣的：

第一到第八回，

缺第九到第十二回。

第十三到第十六回，

缺第十七到第二十四回。

第二十五回到第二十八回。

我可以先證明第十七回到第二十四回是甲戌本沒有的，是後來補寫的。試看乾隆庚辰（二十五年，一七六〇）秋月定本的狀態：

①第十七回「大觀園試才題對額，榮國府歸省慶元宵」有二十七葉半之多，首葉題作「第十七回至十八回」。前面空葉上有批語一行：「此回宜分二回方妥。」

②第十九回雖然另起一葉，但還沒有回目，也還沒有標明「第十九回。」

③庚辰本的第二十二回沒有寫完，只寫到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的四個燈謎，下面就沒有了。下面有一葉白紙，上面寫着：

暫記寶釵製謎云：

「朝罷誰攜兩袖烟？琴邊衾裏總無緣。曉籌不用雞人報，五夜無煩侍女添。焦首朝朝還暮暮，煎心日日復年年。光陰荏苒須當惜，風雨陰晴任變遷。」

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嘆！　丁亥夏，畸笏叟。

這都可見第十七、十八、十九回是很晚才寫成的，所以在庚辰秋月的「定本」裏，那三回還止有一個回目。第二十二回寫的更晚了，直到雪芹死後多年還在未完成的狀態，所以後人有不同的補本，戚本補的第二十二回就和高鶚補的大不相同。（戚本保存惜春的謎，也用了寶釵的謎，還接近庚辰本；高鶚本删了惜春的謎，把寶釵的謎送給黛玉，又另作了寶釵寶玉兩人的謎。）

這樣看來，甲戌本原缺的第十七到第二十四回是甲戌以後才寫的，其中最晚寫的是第二十二回：「此回未成而芹逝矣！」

※　　※　　※

其次，我要指出甲戌本原缺的第九到第十二回也是後來補寫的，寫的都很潦草，又有和甲戌本顯然衝突的地方。這四回的內容是這樣的：

第九回寫賈氏家塾裏胡鬧的情形，是八十回裏很潦草的一回。

第十回寫秦可卿忽然病了，寫張太醫診脈開方，說「這病尚有三分治得」，又說，「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這就是說，秦氏不能活過春分了。

第十一回寫秦氏病危了。「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看秦氏。」王夫人向賈母說，「這個症候遇着這樣大節，不添病，就有好大的指望了。」過了冬至，十二月初二，鳳姐奉命去看秦氏，「那臉上身上的肉全瘦乾了。」鳳姐兒從秦氏屋裏出來，到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媳婦是怎麼樣？」

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這實在沒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用的東西料理料理，沖一沖也好。」

尤氏道，「我也叫人暗暗的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暫且慢慢的辦罷。」

這是很明白清楚的說秦氏病危了，「實在沒法兒了」，「一應的後事用的東西」都暗暗的預備好了。

這就到了第十一回的末尾了，忽然接上賈瑞「合該作死」的故事，于是第十二回整回寫的是「賈瑞正照風月寶鑑」的故事，——這一回裏，賈瑞受了鳳姐兒兩次欺騙，得了種種重病，「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倏又臘盡春回，」——這分明又過了整一年了。這整一年裏，竟沒人提起秦可卿的病了！

我們試把這四回的內容和甲戌本第十三回關于秦氏之死的正文，總評，眉評，對照着看，我們就可以明白前面的四回是後來補加進去的，所以其中有講不通的重要衝突。

甲戌本的第十三回是這本子裏最有史料價值的一卷，此回有幾條硃筆的總評，眉評，夾評，是一切古本紅樓夢都沒有保存的資料。此回末尾有一條總評，說：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魂托鳳姐賈家後事二件，嫡是安富尊榮坐享人能（難？）想得

到處；其事雖未漏，其言其意則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刪去。

同葉又有眉評一條：

此回只十頁。因刪去天香樓事，少却四五頁也。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的「史筆」是刪去了，那八個字的舊回目也改成「秦可卿死封龍禁尉」了。但甲戌本此回的本文和脂硯評語都還保存一些「不寫之寫」，都是其他古本紅樓夢沒有的。甲戌本寫鳳姐在夢裏：

還欲問時，只聽得二門傳事雲牌連叩四下，正是喪鐘，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鳳姐聞聽，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忙的穿衣服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

此本「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之上有眉評說：

九個字寫盡天香樓事，是不寫之寫。

那九個字，庚辰本與甲戌本完全相同。己卯本我未得見，但據俞平伯「紅樓夢八十回校本」的「校字記」九五頁，己卯本與庚辰本都作：

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

戚本改作了：

無不納嘆，都有些傷心。

程甲本原作：

無不納悶，都有些疑心。

程乙本就改作了：

無不納悶，都有些傷心。

但因為南方的最早雕本都是依據程甲本作底本的，所以後來的刻本和鉛印本，石印本，也還有作「都有些疑心」的。（看俞平伯紅樓夢研究，「論秦可卿之死」，一七七——一七八頁。）但多數的流行本子都改成了「無不悶悶，都有些傷心」。

我們現在看了甲戌，己卯，庚辰三個最古的脂硯齋評本，我們可以確知雪芹在甲戌年決心删去了「淫喪天香樓」四五葉原稿之後，還保留了「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十五個字的「不寫之寫」的史筆。

秦可卿是自縊死的，紅樓夢的第五回畫册上本來說的很清楚。畫册的正册最後一幅：

畫着高樓大廈，有一美人懸梁自縊。（此句文字從甲戌、庚辰兩本及戚本。）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旣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榮出，造釁開端實在寧。

曹雪芹在原稿裏對于這位東府蓉大奶奶的種種罪過，原抱着一種很嚴厲的譴責態度。畫册的判詞是一證。第五回寫寶玉在秦氏屋裏睡覺，是二證。第七回寫焦大亂嚷亂叫：「我要往祠堂裏哭太爺去。那裏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偺們胳膊折了往袖子藏。」是三證。第十三回原標「秦可卿淫喪天香樓」的回目，又直寫天香樓事至四五葉之多，是四證。在甲戌本寫定之前，雪芹聽從了他最親信的朋友（？）的勸告，決心「姑赦之」，才删去了那四五葉直寫天香樓的事，才改十三回的回目作「秦可卿死封龍禁尉」。四證之中，删去了一證。但其餘三證，都保存在甲戌本以及後來幾個寫本裏。在第十三回裏，雪芹還故意留着「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九個字的史筆。

我們不必追問天香樓事的詳細情形了。我現在只要指出第十三回寫秦可卿突然死去，無論是甲戌以前最初稿本直寫「淫喪天香樓」的史筆，或是甲戌、己卯、庚辰各本保存的「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的委婉寫法，都可以用作證據，證明甲戌寫定的石頭記稿本還沒有第十回到第十一回那樣詳細描寫秦可卿病重到垂危的幾回文字。如果可卿早已病重了，早已病到「一應的後事用的東西」都已「暗暗的預備了」，這樣病到垂危的一個女人死了，怎麼會叫人「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呢？

所以我們很可以推斷：曹雪芹寫「秦可卿淫喪天香樓」的原稿的時候，他壓根兒就沒有想寫秦氏是病死的。後來他決定删去了「淫喪天香樓」的四五葉，他才感覺到不能不給秦氏揑造出「很大的一個症候」，在很短的一個冬天，就病到了要預備後事的地步。在那原空着的四回裏，秦氏的病況就佔了兩回的地位。但因爲寫秦氏病狀的許多文字不是雪芹原來的計畫，所以越寫越不像了！本來要寫秦氏活過了冬至，活不過春分的，中間插進了「正照風月寶鑑」的雪芹舊

稿，於是賈瑞病了一年，秦氏也就也得挨過整整一年，到賈璉送林黛玉回南去之後，鳳姐兒才夢見秦氏，接着就是喪鐘四下，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

試看第八回末尾寫賈氏家塾「現今司塾的賈代儒乃當代之老儒」，是何等鄭重的描寫！再看第十三回鳳姐兒夢裏秦氏說賈氏家塾，又是何等鄭重的想法！何以第九回寫賈氏家塾竟是那樣兒戲，那樣潦草呢？何以第十一回寫那位「當代之老儒」和他的長孫又是那樣的不堪呢？

甲戌本第一回有一長段敍說石頭記的來歷，其中說：

……空空道人……遂易名爲「情僧」，改石頭記爲「情僧錄」。至吳玉峯題曰紅樓夢。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

甲戌本這裏有硃筆眉評一條，說：

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覩新懷舊，故仍因之。

這一條評語是各種脂硯齋評本都沒有的。這句話好像是說，「風月寶鑑」是曹雪芹寫的一本短篇舊稿，有他弟弟棠村作序；那本舊稿可能是一種小型的紅樓夢；其中可能有「正照風月寶鑑」一類的戒淫勸善的故事，故可以說是一本幼稚的石頭記。雪芹在甲戌年寫成十六回的小說初稿的時候，他「覩新懷舊」，就把「風月寶鑑」的舊名保留作石頭記許多名字的一個。在甲戌年之後，他需要補作那原來缺了許久的第九回到第十二回，他不能全用那四回的地位來捏造秦氏的病情，于是他很潦草的採用了他的「風月寶鑑」舊稿來填滿那缺卷的一部分。因爲這個故事本是從前寫的，勉強插在這裏，所以就顧不到前面敍說秦氏那樣垂死的病情，在時間上就不得不拖延了一整年了。

我提出這四回的內容和第十三回的種種衝突，來證明第九回到第十二回是甲戌初稿沒有的，是後來補寫的。

※ ※ ※

所以我近來的看法是，曹雪芹在甲戌年寫定的稿本止有這十六回，——第一到第八回，第十三到第十六回，第二十五回到第二十八回。中間的缺卷，第九到第十二回，第十七到第二十四回，都是雪芹晚年才補寫的。

三、介紹原藏書人劉銓福，附記墨筆批書人孫桐生。

我在民國十六年夏天得到這部世間最古的紅樓夢寫本的時候，我就注意到首葉前三行的下面撕去了一塊紙：這是有意隱沒這部鈔本從誰家出來的踪跡，所以毀去了最後收藏人的印章。我當時太疏忽，没有記下賣書人的姓名住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這部書在那最近幾十年裏的歷史。

我只知道這部十六回的寫本石頭記在九十多年前是北京藏書世家劉銓福的藏書。開卷首葉有「劉銓畐子重印」，「子重」，「髯眉」三顆圖章；第十三回首葉總評缺去大半葉，襯紙與原書接縫處印有「劉銓畐子重印」，又襯紙上印有「專祖齋」方印。第二十八回之後，有劉銓福自己寫的四條短跋，印有「銓」，「福」，「白雲吟客」，「阿癐癐」四種圖章。「髯眉」可能是一位女人的印章？「阿癐癐」不是別號，是蘇州話表示大驚奇的歎詞，見于唐寅題「白日昇天圖」的一首白話詩：「只聞白日昇天去，不見青天降下來。有朝一日天破了，大家齊喊『阿癐癐！』」。劉銓福刻這個圖章，可以表示他的風趣。

十三回首葉的「專祖齋」方印，是劉銓福家兩代的書齋，「專祖」就是「甎祖」，因爲他家收藏有漢朝河間獻王宮裏的「君子館磚」，所以他家住宅稱爲「君子館甎館」，又稱「甎祖齋」。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六有一首記載劉銓福和他父親劉位坦的詩，有「河間君子館甎館，廠肆孫公園後園」之句，葉氏自注說：

> 劉寬夫先生名位坦，〔其子〕子重名銓福，大興人，藏弆極富。……先生……因得河間獻王君子館甎，名其居曰君子館甎館，又曰甎祖齋。所居在後孫公園。其門帖云「君子館甎館，孫公園後園」。今其孫尚守舊宅，而藏書星散矣，

「專祖」就是說那是磚的老祖宗。劉位坦是道光五年乙酉（一八二五）的拔貢，經過廷試後，「爰自比部，逮掌諫垣」，咸豐元年（一八五一）由御史出任湖南辰州府知府。咸豐七年（一八五七）他從辰州府告病回京，他死在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他是一位博學的金石書畫收藏家，能畫花鳥，又善寫篆隸。劉位坦至少有一個兒子，四個女兒。有一個女兒嫁給太原喬松年，一個女兒嫁給貴筑黃彭年，這兩位劉小姐都能詩能畫，他們的夫婿都是當時的名士。黃彭年「祭

外舅劉寬夫先生文」（陶樓文鈔十四）說他「博嗜廣究，語必窮源，書惟求舊。」又說他「廣坐論學，謂有直橫：橫浩以博，直一以精」，這就頗像章學誠的「橫通」論了。

劉銓福字子重，號白雲吟客，曾做到刑部主事。他大概生在嘉慶晚年，死在光緒初年（約當一八一八——一八八○）。在咸豐初年，他曾隨他父親到湖南辰州府任上。我在台北得看見陶一珊先生家藏的劉子重短簡墨蹟兩大冊，其中就有他在辰州寫的書札。一珊在民國四十三年影印「明清名賢百家書札真跡」兩大冊（也是中央印製廠承印的），其中（四四八頁）收了劉銓福的短簡一葉，是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底寫的，也是辰州時期的書簡。這些書簡真跡的字都和他的石頭記四條跋語的字相同，都是秀挺可喜的。「百家書札真跡」有丁念先先生撰的小傳，其中劉銓福小傳偶然有些錯誤（一爲說「劉畐字銓福」；一爲說他「咸同時官刑部，轉湖南辰州知府」，是誤把他家父子認作一個人了），但傳中說他

> 博學多才藝；金石、書畫、詩詞、無不超塵拔俗；旁及謎子，聯語，亦皆匠心獨運。

這幾句話最能寫出劉銓福的爲人。

劉銓福收得這部乾隆甲戌本石頭記是在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他有癸亥春日的一條跋，說：

> ……此本是石頭記真本。批者事皆目擊，故得其詳也。　癸亥春日，白雲吟客筆。

幾個月之後，他又寫了一跋：

> 脂硯與雪芹同時人，目擊種種事，故批語不從臆度。原文與刊本有不同處，尚留真面。……………　五月二十七日閱，又記。

這兩條跋最可以表示劉銓福能夠認識這本子有兩種特點：第一，「此本是石頭記真本。」「原文與刊本有不同處，尚留真面。」第二，「批者事皆目擊，故得其詳。」「脂硯與雪芹同時人，目擊種種事，故批筆不從臆度。」這兩點都是很正確的認識。一百年前的學人能夠有這樣透闢的見解，的確是十分難得的。

他所以能夠這樣認識這個十六回寫本紅樓夢，是因爲他是一個不平凡的收藏家，收書的眼光放大了，他不但收藏了各種本子的紅樓夢，並且能欣賞紅樓夢的文學價值。甲戌本還有他的一條跋語：

紅樓夢非但爲小說別開生面，直是另一種筆墨。昔人文字有翻新法，學梵夾書。今則寫西法輪齒，仿考工記。如紅樓夢實出四大奇書之外，李贄、金聖歎皆未曾見也。　戊辰（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秋記。

這是他得此本後第六年的跋語。他曾經細讀紅樓夢，又曾細讀這個甲戌本，所以他能夠欣賞紅樓夢「直是另一種筆墨，……李贄、金聖歎皆未曾見」；所以他也能夠認識這部十六回的紅樓夢殘本是「石頭記真本」，又能承認「脂硯與雪芹同時人，目擊種種事，故批筆不從臆度。」

※　※　※

甲戌本還有兩條跋語，我要作一點說明。

此本有一條跋語，是劉銓福的兩個朋友寫的：

紅樓夢雖小說，然曲而達，微而顯，頗得史家法。余向讀世所刊本，輒逆以己意，恨不得作者一譚。睹此冊，私幸予言之不謬也。子重其寶之。　青士、椿餘同觀于半畝園，並識。乙丑（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孟秋。

青士是濮文暹，同治四年三甲十二名進士；椿餘是他的弟弟文昶，同治四年三甲五十九名進士。他們是江蘇溧水人。半畝園是侍郎崇實家的園子。濮氏兄弟都是半畝園的教書先生。

※　※　※

還有一條跋語是劉銓福自己寫的，因爲這條跋提到在這個甲戌本上寫了許多墨筆批語的一位四川綿州孫桐生，所以我留在最後作介紹。劉君跋云：

近日又得「妙復軒」手批十二巨冊，語雖近鑿，而於紅樓夢味之亦深矣。　雲客又記。

此跋題「雲客又記」，大概寫在癸亥兩跋之後。此跋旁邊有後記一條，說：

此批本丁卯（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夏借與綿州孫小峯太守，刻於湖南。

我們先說那個「妙復軒」批本紅樓夢十二巨冊。「妙復軒」評本即「太平閒人」評本，果然有光緒七年（一八八一）湖南「臥雲山館」刻本，有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孫桐生的長序，序中說：

丙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寓都門，得友人劉子重貽以「妙復軒」石頭記評本。逐句疏櫛，細加排比，……

如是者五年。……

刻本又有光緒辛巳（七年，一八八一）孫桐生題詩二首，其詩有自注云：

憶自同治丁卯得評本于京邸，……而無正文；余爲排比，添注刻本之上；又親手合正文評語，編次鈔錄。……

……竭十年心力，始克成此完書。……

這兩條都可以印證劉銓福的跋語。

刻本有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孫桐生的跋文，他因爲批書的「太平閑人」自題詩有「道光三十年秋八月在台灣府署評石頭記成」的自記，就考定「太平閑人」是道光末年做台灣府知府的仝卜年。這是大錯的。

近年新出的一粟的「紅樓夢書錄」新一版（頁四八——五七）著錄「妙復軒評石頭記」鈔本一百二十回，有五桂山人的道光三十年跋文，明說批書的人是張新之，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和他同客莆田；二十四年（一八四四）評本成五十卷，新之回北京去了；四五年之後，「同遊台灣，居郡署……閱一載，百二十回竟脫稿。……」張新之的籍貫生平無可攷，可能是漢軍旗人，但他不是台灣府知府，只是知府衙門裏的一位幕客，這一點可以改正孫桐生的錯誤。

孫桐生，字小峯，四川綿州人，咸豐二年（一八五二）三甲一百十八名進士，翰林散館後出知鄢縣，後來做到湖南永州府知府。他輯有「國朝全蜀詩鈔」。

這部甲戌本第三回二葉下賈政優待賈雨村一段，有墨筆眉評一條，說：

予聞之故老云，賈政指明珠而言，雨村指高江村（高士奇）。蓋江村未遇時，因明珠之僕以進身，旋膺奇福，擢顯秩。及納蘭執敗，反推井而下石焉。玩此光景，則寶玉之爲容若（納蘭成德）無疑。請以質之知人論世者。

同治丙寅（五年）季冬，左綿痴道人記。（此下有「情主人」小印）

這位批書人就是綿州孫桐生。（刻本「妙復軒」批紅樓夢的孫桐生序也說「訪諸故老，或以爲書爲近代明相而作，寶玉爲納蘭容若。……若賈雨村，即高江村也。……」）我要請讀者認清他這一條長批的筆跡，因爲這位孫太守在這個甲戌本上批了三十多條眉批，筆跡都像第三回二葉這條簽名蓋章的長批。（此君的批語，第五回有十七條，第六回有五

條，第七回有四條，第八回有四條，第二十八回有兩條。）他又喜歡校改字，如第二回九葉上改的「疑」字；第三回十四葉上九行至十行，原本有空白，都被他填滿了；又如第二回上十一行，原作「偶因一着錯，便爲人上人」，墨筆妄改「着錯」爲「回顧」，也是他的筆跡。（庚辰本此句正作「偶然一着錯。」）孫桐生的批語雖然沒有什麼高明見解，我們既已認識了他的字體，應該指出這三十多條墨筆批語都是他寫的。

民國五十年，五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五十年五月一日出版
乾隆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上下二冊）
出版人：胡適
臺北縣南港鎮舊莊路四十六號
印刷者：中央印製廠
臺北縣三重鎮中央北路六十號
發行所：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臺灣啓明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七十號
香港友聯出版社
九龍九龍塘多實街十四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